

那文毅公奏議

御賜祭文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宣勤疆場考往事
以勸功効績封圻
沛殊恩而賜卹軫
念弗忘夫偉畧飾

終用備夫彞章載
設几筵式光綸綺
爾贈尚書銜原任
直隸總督那彥成
清班樹望名閥承

麻厯事

三朝服官冊載樞
禁則贊襄密勿詞
垣則領袖羣英早
躋位乎正卿旋綏

獻於總制文衡武
節曾重寄之疊膺
回部伊江亦薄懲
之屢示雖瑕瑜互
見善可從長而心

跡自清志惟陳力
前值邊陲之待撫
亟咨宿將以起行
乃以失當而違機
俾至投閒而置散

茲聞溢逝爰覈平
生溯鋒鏑於滑臺
蜂屯蟻聚移麾幢
於關隴電掣風馳
運籌既著於師中

保障復資於畿右
宜釋愆而褒嫩更
教孝以作忠特眷
成勞聿陳馨薦於
戲易嘉名而諭祭

加銜畀新命之榮
憫遠戍以釋歸錫
類寬後昆之咎靈
兮不昧尚克歆承
道光十三年三月

十二日

御賜碑文

朕惟春秋之義責

賢者期功過之攸

昭國家之禮篤盡

臣要哀榮之畢備

選爾勞不掩爾善
舊績堪嘉慎厥始
以錄厥終殊恩特
賁既酬卹典宜晉
褒稱爾尚書銜原

任直隸總督那彥
成秉性剛方懷才
明幹衍勲門之世
系玉笋班聯摛翰
苑之英華金蓮炬

撤文章政事既建
白於朝堂韜畧謀
猷復披丹於區域
建牙粵海式昭專
閩之才持節秦關

尤著籌邊之策裕
儲藏於倉庾資保
障於河防領隊伍
於龍城贊綏徠於
雁塞回疆鎮靜還

京甸而總師于滑
境彼猖赴梁州而
嚴鉄鉞拔蝥弧以
致果攻雉堞而摧
枯士卒賈勇而同

心渠魁懾威而授
首寵叨懋賞優獎
成勞庸晉錫夫宮
銜肆疏封乎子爵
嗣仍剖符於岐雍

鎮撫安詳迺再豎
纛於畿封紀綱整
飭昨因西陲之戡
定俾離北闕以經
營胡措置之乖方

宜屏除而罷職前
愆莫贖慨畫策之
多疎後悔堪追究
蓋忱之可鑒淪殂
遽告軫惜殊殷稽

庸禮以飾終視原
銜而光復載念
三朝耆舊聿褒冊
載卒勤崇德報功
用全君臣之至誼

赦過宥罪兼慰父
子之私情彰厥殊
勛謚之文毅於戲
譜唐書宰相之表
克追配於前人繫

周詩老成之思亦
有辭於永世豐碑
屹立懿行昭垂
道光十三年三月
吉日

序

國家肇興東土

聖

聖相承二百年來碩輔
名卿肩背相望惟我八

旗為尤盛而論人才於八
旗則尤多世族善章佳
氏其家著也溯自文勤
文成兩公後先濟美中
更一傳而文毅公繼起繩

祖武以振家聲何其盛
歟公為人沈摯而好謀
累決而任事生平不為
小廉曲謹以取悅一時及
臨事決疑則立論務持

其大雖極之危毅震憾
而終不變初入承明值
禁近溫如不克游躋弱
列賚密勿領折封鎮邊
隱典軍旅所至皆震耀

豐皇功績昭著者蓋嘗謫
之任天下之事者起而行
必先坐而論苟不以達
則行必無底於成故見之
於事則為功筆之於

書則為言古而以稱不朽
也然必其明足以察天下
之情才足以濟天下之變
勇足以捍天下之難誠
足以服天下之心加以忠貞

之悃強固之操而又遭際
聖明知無不言無不行
往後有以相濟昔曾子
固敘危貫之奏議推本
宋仁宗之虛懷納諫為

之變令更廢舉近
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
或至其後卒聽用蓋
言之若是其難也久毅
既沒其孤靜止眾第輯

公所為奏議為一宦一集
凡八十卷問序於余惟
經世之文莫大於奏議
彼生不逢時者痛哭流
涕僅託空言無論已即

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
流史但紀其一節至稟
然成書如陸宣公翰苑
集權文公謂為幹磯
衡而揭日月者歟。祇一

時一事且言之未必其行
之供惟我

朝綱舉目張政無闕矣
人臣祇奉本不欲以
奏議名然法文則弊生

而平則人既無隨時隨地
補苴其隙漏振刷其
精神不為出位之思不
為矯情之舉昭乎無
所隱也謗乎無所避也

塞平無所撓也亹平
其必致之也且歷事
三朝動無不合則公之
文字具於斯公之功業
具於斯并公之遇合亦

與於斯非其明其才其
勇其誠而能若是哉
嗚呼盛矣余不敏後
公五年入翰林方迴翔
館閣間亦欲希蹤躅步

相輔而行往以才力薄
弱迄無所成雖彌角而驟
第公之晚節尤與余同
而視公所建樹則倜乎
遠矣此不特靜止昆弟

奉為傳家治譜凡我
一族世臣皆當鄭重而
寶貴之爰此筆以序

道光甲午正月英和撰



原序

國家氣運所鍾賢哲繼起八旗
世家鉅族以勲業顯者指
不勝屈就近時而論莫若
吾師阿文成公一門為最

盛文成公為文勤公家

乎而今官係制府耶公

則又文成公之第三孫也

初由翰林編修更

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少五年擢

任內閣學士入直

南書房游遷吏戶工三部侍郎

兼充軍機大臣嘉慶四年

上親政擢任工部尚書仍兼軍機

大臣時川陝教匪至平八月

特命以

欽差大臣至陝祝師督兵剿捕尋

授軍營參贊大臣明年

名還以未擒獲高馬二賊鑄職未

後復由翰林侍讀游擢閣

學七年五月奉

旨赴江西訊案即署巡撫適廣

東督羅永安會匪澁事

前按督吉吉慶辦理未協

奉

旨馳往查辦

命署廣東巡撫公庫知永安已降

遞往據鐵籠嶂之險負固

不服率兵討平之得

旨嘉獎

命署吏部侍郎八年春赴浙江

查訊鹽務稽案五月還系

赴直隸糞亭訊案十二月

赴黑龍江訊案九年仍

薦軍機大臣六月奉

旨勘視河南睢工七月

命署陝甘總督籌辦新兵歸伍
及一切善後事稱

旨

袁獎十二月調授陝廣總督時海

氣熾甚洋匪會匪勾結滋

援公薩任先鋒擒濟役訖

督剿誘擒盜首李崇玉

餘皆次第就捕伏訖一時

聞風悔罪投誠者甚眾十

年以合給興李崇玉頂戴

鑲職十一年授喀喇沙爾

辦事大臣十二年西寧外

沙卜浪番族搶掠滋擾

特調西寧辦事大臣會往剿旋准

乞降邊境以安十三年三月

授南河副總督十四年奉

旨赴喀喇沙爾辦事未至授葉爾

羌辦事大臣十四年調喀什

噶爾參贊大臣十二年補授

陳甘松督

上以廣東海濱肅清追

念前功

賞還一品頂戴十五年奏准

陞見業已

旨令陝撫往署督篆公以甘首二千

四廳州縣時已被旱咸災小

敢拘泥前

旨奏請畱辦賑務

特筆賜褒有不愧廣庭相國之稱

之語翩然籌辦役粥散賑空
立二年積穀數萬石而民沾實
惠至今人稱頌之十八年九
月河南滑縣教諭李文成
牛亮臣等糾黨作弊

旨選帶隊甘為鄉兵往剿公勦

命馳入晝夜抵衛輝軍營

命以

欽差大臣總統軍務時賊勢猖獗

公相機兜剿先後廓清

道口桃源集等處翦滅羽

翼渡令兵截剿司寨竄逃

陣斬李文成十二月十日破

滑城生擒牛亮臣馘斬若

名賊首餘逆肅清搜

奏

上以成功而滿百日

獎賞優渥晉太子少保

賞戴雙眼花翎

特封三等子爵永爾庸焉十九

年春還京覆

命以承祖訓著偉績

特賜文成墓祭一壇先是公在軍

中直隸按督缺去

命即以公補授蓋

念賊匪既平資公鎮撫安輯也至是

軍務告竣辦理善後并巡

閩閭州一帶至二月始抵直

督任湘公自通籍以來散

歷中外至今二千餘年凡

署巡撫摺者二竇任摺督

者三任邊疆辦事者四參

贊者一任摺河者一視師及

摺統軍務又各一員經

聖明簡畀身膺重寄歷任所至皆

竭誠守正寬猛得宜惟以報

主恩紹先德為號迄重鉞專征

則以素練之師人用命掃

靖逆遂蕪功完善用以仰

綸

宵旰尤為近年來所罕覩蓋公

天性忠懇久遐

眷注故疊奉

恩旨不一而是非白而愧某猝即白

克承粗刻一向動業輝映

後先古所謂世臣社稷臣非
公而誰嗚呼可謂盛矣比者

公子容安從學於余暇輒

蒐錄公歷往奏牘請余

為之編次余昔奉職史垣

要知於文成古章得承輯
奏疏全冊縱復穢核章譜
考又快接 制府公奏議預
編核之役非章中章缺僅
按歷任年月先後擇其要

者編之釐為二十八卷其尋

常循例奏

聞之事凡具載題曰奏議初編示

續輯未艾云尔謹序

嘉慶甲戌九月朔前翰林

院編修左春坊右中允戶部

福建司郎中壽陽祁韻

士頓首敬題

原序

兩漢以後名臣東輯著作

炳麟與金石同不朽者

唐為陸宣公翰苑集李

衛公會昌一品制集宋為

韓魏公諫垣存稿敬輿論

思獻納軍國利害鉅細必

陳文饒揣形勢論事情斷

契神機莫無遺策禪圭

嘉言讜論顧體酌宜主

於理勝將以至誠此三君子
皆道足以幹璿衡而揭日
月才足以靖氣沴而平泰
階其文集之流傳尤一生
精力所注不可磨滅數百年

來繼美者實難其人我

國家奕葉重光嘉祥之氣萃

諸世族近日海內士大夫

仰為伊陟象賢名虎是

似者首推吾師

官保那繹堂先生先生為

阿文成公第三孫弱冠受

知於

高宗純皇帝以將相偉器期之入

詞垣直樞府今

上親政數厯中外委任尤隆每奉

簡畀必立功底績卓然有所建白

當己未庚申之際潢池不

靖師幾老先生奉

命視師督戰秦隴金梁間則

有參贊軍務各奏壬戌領

南會匪紛糾大吏不戢躬

率弁兵搗巢犁穴則有勦

辦鐵籠嶂各奏甲子撫制

三秦太白終南櫬槍甫熄棘

門瀨上辟壘未堅則有葦

辦新兵營田各奏是年冬

鱸帥鯨師趾梁島嶼海波

騰沸粵畱蕩搖奉

命移制百越至則斷米薪接濟

嚴水師紀律團艦艇漁舟

義勇設間用奇擒李崇玉

於陸豐降鄭流塘黃云嵩

林亞發於惠廣匪酋震懾

遣諜輸誠則有籌辦內河

外洋各奏丁卯戡青海叛

番戊辰治南河決口庚午奉

命重蒞陝甘值河隴東西歲比不

登先生宣布

皇仁立眼瞼規條除官吏積弊起溝

濟以數百萬計則有辦理
災賑各奏癸酉秋易水妖

驪滑臺寇聚跨連河壯

齊倚齊右先生奉

命督師摠知方之勁旅誅倡亂之

兇徒電掣星飛三千程馳
以八日豹韜龍略十萬賊平
於七旬元惡李文誠牛亮臣
輩以次誅夷肅清潭相鎮
撫畿輔則有總統師干

勦捕叛匪各奏凡茲建自
事功皆因

簡在素孚而著者也嘗讀文成

公年譜闢土開畝像冠

紫光之閣爵錫上公之圭在花

甲方周先生當服官政之
年而功烈之偉如此則贊襄
帝治黼黻

皇猷繩祖武而光世業詎能測其
所至哉先生冢子容安蒐

錄歷任奏牘以屬中允祁
鶴皋先生為之編次而題
曰奏議初編亦以示續輯之
未艾也然覽茲編者味其
曲盡事理中於機會如讀

敬輿集也文章等於訓傳
機事出於神明如讀文饒
集也歎誠摯信直道之
無咎慶教忠之有迹如讀
禪圭集也則哀輯雖於茲

始而一代名臣精力之所注偕
金石而不朽者固可得其梗
概也夫

欽加道銜陝西漢中府知府孝廉方

云受業嚴如煜頃首謹撰

原序

昔人以立言與立功立德並稱不
朽矣言不卒於功德言亦弗傳
奏議之於言又其竄著者也禹
臯陳謨周召入告其權輿也吾

師 那繹堂先生數歷中外經
緯文武為

國宣力數十年於茲

詰嗣靜以容安曾輯 先生奏議

初編二十八卷壽陽祁君為審

定矣近復鈔 先生直隸總督任

內奏議輯為二編十二卷屬培

鞏校讐方先生平滑臺復

命

天子嘉其迅掃醜類功冠一時
念畿輔當新創之餘鎮撫難其

人界 先生以重任 先生之憤嫉

直省邪匪未盡剔除日後思淨

根株以絳

聖屢而尤慮良莠難分瘞傷未

復故嚴刑峻法之下特致其精詳

雷厲風馳之中兼權乎休養三

載嘉猷抒獻此意實惓惓焉至

於勤練戎紀興脩水利謙賾勸

捐飭吏清刑諸奏牘宣

上仁威造福蒼生其言孰非本功

德而出也哉 先生嘗教培翬曰
讀書不可無我 治事不可有我
夫讀書無我無以觀法前人而
書為陳述 治事有我必擗於已
見何以虛集衆長味 先生言

益以見 先生之肩鉅任建大業
寵辱不驚而忠盡日著其養有
素矣培翬遊 先生門竊聞緒
論久爰序 先生書而並識二
語為吾儕告嘉慶二十五年歲

次庚辰六月績溪受業胡培翬
謹譏

那文毅公奏議同編姓氏

填諱

欽命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年愚弟阮元

編次

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受業彭邦疇
校錄

前吏部主事受業吳侍曾

前刑部員外郎受業恩德

男容安恭輯

孫慶廉恭校

孫慶佐恭校
孫慶蕃恭校

那文毅公奏議凡例

嘆容安恭輯

凡例

一 先公鐫職後閒居者二載身歿之日蒙
恩追念舊勞

子謚

加銜無微不至謹將

御賜祭文碑文刊於卷首具見

聖人眷注遠且不遺并使 先公精誠久而共信父等

爲臣子者縱結草銜環莫能酬報焉

一 先公任京職時周厯六部仰荷

三朝恩遇各有敷陳惟部旗諸奏皆由舊章卽偶有建自

一二僅存皆無秘密之件其未奉

諭旨者仍未敢載入

一京職奏議不載惟刑曹等部事務較繁有經

先公手訂者雖與同堂彙奏仍撮舉載入其各
省登覆謹加按語於後以期事有歸宿

一是編雖名奏議而年譜具在於茲其嘉慶四年
以前無外任奏議可存謹將世系官階編爲一
則亦古人文集前載年譜之例

一卷首乞阮芸臺協揆填諱用行狀例也

一授官降官錫爵以及罷秩皆加標題取其便於觀覽疊床架屋之譏所不辭焉

一附奏清單並歷任告示皆先公用心詳畫一概不忍刪畧

一畿封扈

蹕一門所載各件有在

行在向不奉

硃批者謹加按語

一章奏內

硃批交部覈議之件有關沿革及大計者部議准駁俱
加按語於後其無所可否者概不復贅以省繁冗

一事有原委若按年編次必彙閱數卷始末方見
則眉目不清是編所載自始事以迄終事前後
具奏各歸各門俾覽者瞭如指掌其年月仍復
不紊

一章奏則以拜發月日序次

上諭則以奉

旨月日序次外省章奏拜發入都程期不一內有事方

奉

旨而章奏已先入

告者若拘月日序次其事轉涉倒置而先公未雨綢繆之心亦無由見故是編惟以事之始末排比後先覽者幸勿譏爲凌蹠

一事非一端官非一任謹按歷官之先後一任之事別類分門而以官階串敘自入官以至節終文氣仍續而不斷倣古人一言一集例也

一事有連類而及而又不能另立一門者謹於原題下旁註附某事庶條分縷晰以便查考

一廷寄有一

旨內連及數事者均按事節錄不敢一字改易謹於年
月日上加謹按二字下加廷寄內三字俾覽者
知係照文恭節以免混淆其彙奏事多者亦用
此例

一恭謝

天恩一門初任陝甘及三任陝甘總督以至兩任直隸
總督各任奏議內俱特立一門惟督師終南奉
使粵浙直隸黑龍江暨籌畫同疆善後諸卷因
非實任故謝

恩之奏附載於各卷奏事各件之中未立專門
一平番奏議竝甘肃省賑紀二事 先公在官時已
刊刻行世今仍詳載蓋期 先公一生事業纖
悉無遺不厭重複

一會銜奏事諸公俱 先公同時僚寀且皆前輩
不便直書姓名謹於銜下各加公字

一恭錄

聖製詩暨 先公恭和

聖製詩似與奏議無涉第

諭內已皆言及而

明良喜起正

主臣一德之徵故謹載入

一恭奉

硃批

上諭俱恭載於原奏之後惟

廷寄及章奏有數事兼及者謹爲節錄隨事分載期於
事跡貫串文分而事仍備非敢割裂其有

硃批而未經奉

旨者則僅載

硃批

一卷中一奏有一奏之

旨其未載

諭旨者大半於其次奏之內已敍入前奏所奉
諭旨前奏後悉不複載以省繁冗

一 先大父棄養時 先公年甫三歲是以僅書
卒年月日 先大母疾篤 先公適因公遠問
羈身請室蒙

仁宗睿皇帝俯念 先大母苦節數十年

予假十日俾侍湯藥維時雖無奏謝之件而
異數殊恩曠古未有故謹載

諭旨以紀

教育生成之德使子孫世世不忘
恩澤焉

一 先公雖當軍務倥偬章奏悉出手裁上馬殺
賊下馬草檄要以覈實爲歸不蹈虛誑之習謹
分別具載不敢或遺凡舉劾以及籌餉謝
恩各件皆隨事附載

一 奏內

硃筆圈點直义俱謹照原件刊刻

一 喀喇沙爾辦事大臣及葉爾羌辦事大臣俱未

抵任本無奏議可刊其

擢授年月謹載於喀什噶爾叅贊大臣奏議前官階中
一署理陝西巡撫一任奏章無多茲未錄載惟讞諸
定陝西渭南縣民柳全璧一案才應歸分讞諸
獄門內但因審此案始之陝西由陝之甘用是
附載於三任陝甘總督奏議恭謝

天恩門內

一凡事未議結而移交後任者俱謹綴數語於原
奏後庶免遺漏之譏

一前人行狀墓銘於罷斥逮間統以緣事二字括

之茲則據事直書具見

雨露雷霆無非

至教且先公逮問者二降官者二鑄職者二無非事

出因公正可表明心跡故無庸諱飾爲也

一安等弟兄子姪仰賴先公蔭庇得効尺寸於

朝廷故安等厯官年月亦皆附載其有謝

恩摺奏更應列入上紀

君恩下誌先德爲子孫所取信也

一凡

諭旨內獎勵之件申飭之句均各隨事載入不敢刪減

一字體自應遵照正韻但官文書內從俗者多竊
中俱照原奏書寫此亦篆變爲隸之意也

那文毅公奏議總目

卷一

奉

傷查訛永公保明公亮事

探訪賊情

附議立堅壁清野法

議築石堡

陳覈兵糈

卷二

籌勦竄匪

附分路勦賊

深入老林

夾嶺之捷

高橋之捷

附遇勦老林竄匪疏請吉林官兵留陥恭謝天恩

卷三

馬傑山之捷

擒賊首高遇春

追賊入甘

龍山鎮之捷

附覆奏賊匪情形

秀金山之捷

附恭謝天恩

籌分三路兜剿

洮岷之捷

附彈劾

潼縣之捷

附覆奏官兵足用

嚴家壩之捷

卷四

卡狼寨之捷

附恭謝

天恩

覆奏籌畫大局

分水嶺之捷

附恭謝

天恩

火地溝之捷

鄭西之捷

附糾彈

敘績保薦

奉

召旋京覆命

右總統陝西軍務奏議

卷五

查辦江西建昌縣知縣劉光控案

遵

飭查辦吉公慶案

卷六

勦辦會匪

告示附

撫卹難民

右奉使粵東奏議

卷七

獻定張江梅控案

浙江

獻定張克諧韓士林西靈額諸控案

直隸

察擬將軍那公奇奏事

黑龍江

察訊王永安控案

河南

右奉使浙江直隸黑龍江河南奏議

卷八

恭謝

天恩

陝省教匪善後事

兩留防兵
遣散游民

緝捕零匪

安鄉勇以置新兵

卷九

緝訛逆匪

稽覈軍功頂戴

覈實軍需平餘

蒙古行鹽

調撥哈密馬匹

議撥監糧

請緩城工

請仍驛路之舊

恭報回甘

右初任陝甘總督奏議

卷十

恭謝

天恩

附遵

旨奏調賢貞

撫馭外夷

修備水師

附籌畫緝勦經費推薦

整飭鹽務

附議覆朱侍御復開陽江河運鹽故道

請變通失察械鬪處分

審讞械鬪案

叅劾總兵不能約束兵丁案

查核南番二縣控案

卷十一

緝捕會匪

告示附

勦撫洋盜

告示附

卷十二

勦撫洋盜

附變通接濟洋匪並失察官處分
明白覆奏 推薦

卷十三

勦撫洋盜

告示附

卷十四

擒巨匪李崇玉始末

罷斥逮問

右兩廣總督奏議

卷十五

勦捕野番

卷十六

勦捕野番

等辦善後

卷十七

搜捕餘賊

附議駁徐侍御條奏

敘績保薦

附恭報交卸

右西寧辦事大臣奏議

卷十八

恭謝

天恩

會察鹽務

治河

右江南副河道總督奏議

卷十九

控馭外夷

附恭謝

天恩

奉

勅酌察

邊防循例事

右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奏議

卷二十

恭謝

天恩

卷二十一

賑恤災黎

卷二十二

控制番氓

西陲蒙回

卷二十三

蒙古行鹽

請弛採塙之禁

鎮壓奸回

卷二十四

清查倉庫

茶政

朔方水利

分讞諸獄

卷二十五

綏靖終南

改建營制

訓練武備

籌劑營伍

卷二十六

推薦賢能

奉

勅稽察

卷二十七

糾彈庸劣

右二任陝甘總督奏議

卷二十八

徵調布置

附恭謝

天恩

卷二十九

新鎮丁欒集之捷

中市所之捷

聶渡墨子村之捷

道口之捷

附恭謝

天恩

閩滑之捷

截勦桃源賊援

籌策攻城附收撫被脅

卷三十

司寨之提

附兼顧陝賊

籌策攻城

卷三十一

克復滑城

附兼顧陝賊
酌籌凱撤

恭謝

天恩

卷三十二

飭緝逆黨

卷三十三

飭緝逆黨

附緝捕土匪

卷三十四

推薦文武附糾彈

卷三十五

籌定善後

附分籌凱撤 募抵軍需
凱旋入覲

右總統河南山東直隸軍務奏議

卷三十六

恭謝

天恩

卷三十七

善後餘事

卷三十八

飭緝逆黨

附稽查保甲

卷三十九

飭緝逆黨

卷四十

飭緝逆黨

卷四十一

飭緝逆黨

附請改發邪教從犯

卷四十二

飭緝逆黨

卷四十三

畿封扈

蹕

籌畫喚咷夷使入都章程

卷四十四

懇恤民瘼

調劑鼓鑄

懇准商場出租

請借運本

恭報雨雪

卷四十五

經營漕政

卷四十六

興復義倉

籌補常平

因時改隸

卷四十七

宣防疏濬

卷四十八

分讞諸獄

卷四十九

分讞諸獄

卷五十

訓練武備

籌議換防

議覆裁兵

勅查馬政

卷五十一

推薦賢能

議改定告病人員題咨出缺日期

卷五十二

糾彈庸劣

清楚交代

陳明度支

請餉充費

因事獲咎

右初任直隸總督奏議

卷五十三

上

倉場疏奏

右總督倉場戶部侍郎奏議

卷五十三

下

總匯定讞附另奏事件

總匯定讞附請改罪名條例

卷五十四

總匯定讞

卷五十五

總匯定讞附請改罪名條例

右刑部尙書奏議

卷五十六

恭謝

天恩附詆柳全璧案

平番全策

卷五十七

平番全策

卷五十八

籌備邊儲

興建義倉

懲恤民瘼

籌濟南河工需

變通徵草處分

卷五十九

朔方水利

請禁新疆私茶

酌改邊防佐貳官制

整飭武備

調劑營伍

斷定蒙古地界

卷六十

分牒諸獄

卷六十一

直陳武選弊端

推薦賢能

糾彈庸劣

右三任陝甘總督奏議

卷六十二

恭謝

天恩

卷六十三

懇恤民瘼

賑撫磁州地震

卷六十四

那文毅公奏議

總目

三

恭報雨雪

卷六十五

經營漕政

籌剝海運

卷六十六

宣防疏濬

建修工作

卷六十七

興復義倉

附議追照州縣創缺

清查宣化倉儲

催辦旗租

議追地糧

附勒限清釐徵存未解地糧

議實倉儲

卷六十八

訓練武備

附酌定修製器械章程

疏通駐防旗兵

整飭邊戍限期

懇濟兵需

議設多倫諾爾廳學校

籌備新疆兵差

卷六十九

按弭盜源

附議改罪名 酎裁捕盜兵并議加快役

卷七十

分讞諸獄

附酌改京控杖徒各案爲題 疏通新舊
追犯 議請復州縣自理詞訟仍歸道府

稽查舊制 審委審事

留養人犯分別距省遠近提

卷七十一

推薦賢能

因時改隸

請改四路同知歷俸

酌定州縣補用章程

卷七十二

糾彈庸劣

請禁私役

右二任直隸總督奏議

卷七十三

頒籌布置

附印賀

天喜
恭謝

天恩

卷七十四

籌畫西陲經費

請簡賢才置各城專閫

各城章京請復用京員舊制

整飭卡衛

卷七十五

重定戍兵額數

附訓練 慎重操防

調劑兵丁

查勘路徑

量移軍臺路

卷七十六

修建城垣

附恭謝

天恩 清查叛產

清查地糧

附科彈

變通回疆錢法

附恭謝

天恩

變通搭放錢文舊制

卷七十七

議定外夷貿易規條

附糾彈

澄清積弊

議立茶稅

附請設三城銀庫並經管章程

卷七十八

撫馭卡內回子

請補伯克

附請補領官員伯克關防

旌卹節義

卷七十九

翦除逆裔

收撥遣犯給官員役使

安置投回兵丁遣犯

設策擒取逆裔

附鎮制浩罕

恭謝

天恩

卷八十

收撫外夷

附糾彈

敘績保薦

附恭謝

天恩

驅逐偷住卡內安集延

善後交代

進貢兩國軍務

罷斥

飾終

右等畫回疆善後事宜奏議

那文毅公奏議卷一

世系官階

公諱那彥成姓章佳氏字韶九號繹堂一號東甫

晚號更生滿洲正白旗人

始祖諱穆都巴顏世居伯都訥長白山之斐雅郎阿

地方繼遷鄂漠和索洛

國初來歸隸正藍旗以

文成公平定金川功陞爲正白旗人

二世祖諱巴篤祜巴顏

誥贈光祿大夫

祖妣貴太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

三世祖諱雅爾泰

誥贈光祿大夫

晉贈光祿大夫一等公

祖妣瓜爾佳太夫人 陳太夫人俱

誥贈一品夫人

晉贈一品公夫人

高祖諱阿思哈三等侍衛

誥贈光祿大夫

晉贈光祿大夫一等公

高祖妣葛太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

晉贈一品公夫人

曾祖諱阿克敦康熙戊子科舉人己丑科進士翰林

院庶吉士授職編修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少保協辦大

學士刑部尙書翰林院掌院學士鑲白旗漢軍都

統

賜謚文勤

晉贈光祿大夫一等公

曾祖妣宜爾根覺羅太夫人 那拉太夫人 韓太

夫人俱

誥封一品夫人

誥贈一品公夫人

祖諱阿桂乾隆戊午科舉人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 武英

殿大學士領文淵閣事管理吏部戶部三庫事務

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御前大臣鑲黃旗滿洲都統

特封一等誠謀英勇公

賜謚文成

祖妣瓜爾佳太夫人

諱封一品公夫人

考諱阿思達

諡贈光祿大夫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子太保內大臣

吏部刑部工部尙書翰林院掌院學士正藍旗滿

洲都統直隸陝甘兩廣總督三等子爵

妣那拉太夫人

誥贈一品夫人

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戌時 公生於東
四牌樓燈草衙舊第

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戌時丁 太常公憂是年
文成公自伊犁回京補授兵部尙書旋

授雲貴總督兼副將軍進勦緬匪

乾隆四十年

文成公平定金川

晉封一等誠謀英勇公

賞戴紅寶石頂四團龍補褂四開禊袍金黃帶綺像

紫光閣

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十九日考取生員

是年

文成公奉

命前往河南督辦河工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二十日補廩膳生十一月十二日

前母宗室太夫人來歸原任輔國公宗室弘勳公

女

是年

文成公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乾隆四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九日申時

前母宗室太夫人歿

乾隆四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母宗室太夫人來歸原任西安將軍宗室恒公

瑞

女嘉慶十六年九月十五日辰時歿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科中式第二十八名舉人座

師經筵講官禮部尙書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

事務總管內務府大臣鑲黃旗漢軍都統總公

諱

保禮部右侍郎兼管樂部事務文淵閣直閣事鄉

公諱奕孝工部右侍郎兼管吏部右侍郎文淵閣

直閣事管公諱幹槻房師禮科掌印給事中丁公

譚雲錦

是年臺灣平

文成公繪像

紫光閣十月初十日長子容安生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科中式五十三名進士座師
經筵講官東閣大學士管理禮部事務教習庶吉
士王公諱杰經筵講官禮部右侍郎總理咸安宮
事務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鐵公諱保工部右侍郎

管公

諱

幹楨房師吏部文選司主事兼考功司事

關公

諱

遐年五月初十日引

見以翰林院庶吉士用

是年

文成公充尚書房總師傅

乾隆五十五年四月初六日散館

授職編修

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次子容照生 庶母

崔太夫人出初六日

擢授翰林院侍講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入直

南書房故事內廷翰林由

簡派不加考試時蒙

高宗純皇帝特知

召試詩賦

欽定試卷

命入供奉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九日

擢授國子監祭酒

是年廓爾喀平

文成公繪像

紫光閣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擢授詹事府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

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擢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三子容恩生庶
母崔太夫人出

是年

高宗純皇帝紀元周甲行

授

受禮

文成公奉

命捧寶

嘉慶二年八月初一日

命兼崇文門副監督

嘉慶二年八月二十日午時

文成公卒

高宗純皇帝遣

仁宗睿皇帝賜奠

賜陀羅經被

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

賜謚文成

嘉慶三年二月初七日

命兼正黃旗蒙古副都統

嘉慶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內閣學士那彥成係翰林出身人尙明白係原任大學士阿桂之孫著在軍機處行走

嘉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命署工部右侍郎

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

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

仁宗睿皇帝親政

命充總理喪儀大臣

嘉慶四年正月初六日

命兼鑲白旗滿洲副都統轉戶部右侍郎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

命充翰林院掌院學士

嘉慶四年正月初九日

命兼理武英殿御書處事務

嘉慶四年正月十三日轉工部左侍郎

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擢授工部尙書

命署兵部尙書

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七日

命兼崇文門正監督

嘉慶四年二月初九日

命充

寶錄館正總裁

嘉慶四年三月初二日

賞戴花翎

嘉慶四年三月初六日

命充教習庶吉士

嘉慶四年三月十九日

命充國史館副總裁

嘉慶四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工部尚書那彥成之母那拉氏乃原任筆帖式阿思達之妻阿思達故時那彥成年甫三歲撫孤守志三十餘載貞節可嘉因係大學士公阿桂子媳舉家受恩深重不敢援例請旌但世間中有此貞媛自應綽楔旌閭

以彰節操那彥成之母那拉氏著加恩旌表該部查議
具奏尋

賜御書勵節教忠匾額

嘉慶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命兼總理工程處

嘉慶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命在紫禁城內騎馬

嘉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命兼戶部三庫

嘉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命總管內務府大臣及茶膳房造辦處事務

容安謹按 先公通籍後自庚戌至丙辰七年
之中受

高宗純皇帝特知由編修

館人內廷陞至內閣學士軍機大臣例得奏事迨

高宗純皇帝升遐

仁宗睿皇帝親政仍襄樞密丁巳正月匝月間授侍郎尙書以迄兼理各職事凡數十次維時

殊遇無以復加 先公感

恩圖報忠言讜論入告無遺惟

那文毅公奏議

卷一

十

彤廷獨對敷陳利弊或陳

宸聽而遊人焚草不言溫室雖荷

聖人俯納者多第事闕機務均未敢刊載若夫京職部旗

諸政悉遵舊例行亦未載入是以茲編奏議載

自嘉慶四年八月奉

命督師陝西始

那文毅公總統陝西軍務奏議目錄

卷一

奉

飭查訊永公保明公亮事

探訪賊情

附議立堅壁清野法 議築石堡

陳覈兵糈

卷二

籌勦竄匪

附分路勦賊

深入老林

夾嶺之捷

高橋之捷附逼勦老林竄匪疏請吉林官兵留陝

恭謝

天恩

卷三

馬傑山之捷

擒賊首高遇春

追賊入甘

隴山鎮之捷

附覆奏賊匪情形

秀金山之捷

附恭謝

天恩

籌分三路兜勦

洮岷之捷

附彈劾

漳縣之捷附覆奏官兵足用

嚴家壩之捷

卷四

卡狼寨之捷

附恭謝

天恩

覆奏籌畫大局

分水嶺之捷

附恭謝

天恩

火地溝之捷

鄖西之捷

附糾彈

敘績保薦

奉

召旋京覆命

那文毅公總統陝西軍務奏議卷一目錄

卷一

奉

飭查訊永公保明公亮事

探訪賊情

附議立堅壁清野法 議築石堡

陳覈兵糈

那文毅公總統陝西軍務奏議卷一

男容安恭輯

奉

飭查訊永公保明公亮事

嘉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授欽差大臣關防總統陝西軍務奉

上諭那彥成著馳驛前赴陝西督辦軍務並賞給欽差大臣關防賚帶前往所有隨帶之內閣侍讀學士方維甸內閣侍讀文孚工部主事楊懋恬內閣中書松寧亦著一併馳驛

容安謹按川陝楚教匪自嘉慶元年滋事至嘉慶四年事尚未竣當

仁宗睿皇帝臨政之初

宵旰憂勤急望歲功以先公誠蓋欲知軍務實情故有是

命

嘉慶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慶成永保與明亮同在陝省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理宜同心協辦以國事爲重上緊殺賊俾陝境早就肅清方爲不負任使乃半載有餘尚未歲事節據奏報勦

賊情形總未見伊三人會同夾擊明亮之摺則稱現在
直前追勦若遇慶成永保帶兵前來即可合圍奮擊而
慶成永保之摺又稱想明亮追蹤前來即可併力合勦
彼此各用揣度之詞互相推諉每隔旬餘即如此奏報
一次塞責近日甚至彼此不通信息伊等意見不和忌
功樹黨朕早經洞鑒節次降旨嚴飭並令松筠密行查
奏昨據松筠奏賊匪於八月初一日竄至商州楊家斜
地方明亮於是日追抵商州慶成永保卽折回西北抄
擊及明亮追賊至藍田慶成永保又趕往北面伊二人
已明知明亮趕至商州正應會商合勦乃轉行折回是

直欲避明亮不與相見張逆得延殘喘皆由二人不迎頭攔截之故又松筠摺內稱慶成永保於十六日至鎮安之舊縣關紮營直至二十二日始至該縣東五里之舊司駐紮此數日內慶成永保究竟日行幾里其罪已無可辭本日先據慶成永保奏稱張漢潮賊匪有分出落後一股恐其乘隙北竄永保卽於大山岔一帶要路地方暫停等語此仍不過託詞躲避明亮豫爲諉仰地步而慶成由鎮安五郎抄向西北又稱山險不能繞出賊前令綸布春等帶領馬隊前行慶成惟在後督催並稱連日陰雨山水陡漲趕至洵陽霸地方僅斃賊數十

名而夥匪又折回東南鎮安復因兵丁衣履沾濕在彼收拾是慶成亦惟託故遷延並不跟蹤追勦伊二人招內竟未提及明亮一字尤出情理之外旋據明亮奏到痛勦張漢潮賊衆逼向西南逃竄訊據獲賊供稱有兩日行三百餘里並無官兵趕追之語又稱自鄖陽鄖西緊躡賊蹤趕向商州今又追至鎮安境內慶成永保等帶兵六千餘名總未見面是慶成永保本日奏到之摺竟係畏懼明亮叅劾有心捏飾似此懷挾私見坐悞事機全不顧勦賊重務慶成永保可謂喪盡天良若不嚴行懲治何以肅軍紀而勵戎行且張漢潮以一老病無

能之賊又身受鎗傷陝省現在並無他股賊匪若不趁此時廓清陝境一任伊等耽延貽悞何時方能勦淨著派工部尙書那彥成馳驛赴陝並賞給欽差大臣關防賚帶前往督同明亮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以期迅速集事卽著那彥成賚朕諭旨先至慶成永保軍營將伊二人傳旨革職拏問一面向其嚴訊將伊二人玩悞實情先行具奏再交與松筠定擬奏聞那彥成卽帶領慶成永保原帶之兵與明亮會商勦辦務將張漢潮一股首夥悉數殲除不留餘孽

謹按嘉慶四年九月初六日奏內

奏臣那彥成昨於途次欽奉

諭旨現將永保慶成革職拏問著那彥成松筠嚴切訊問定擬具奏欽此昨接代理西安府事知州喻文鎔稟報永保現已移師郿縣一帶慶成追賊至城固縣臣查松筠近日由驛摺報係在洋縣拜發該處距郿縣城固較近已飛咨松筠就近先行訊問臣至漢中時再行會同定擬所有永保慶成現帶各兵並咨會松筠酌派該處帶兵大員暫行接管堵禦但永保慶成追賊地方所至無定如係分駐兩處臣亦不敢拘泥前咨專令松筠審訊應探問二人所

駐之處何人距北面較近先赴該處訊辦若途次遇見賊匪自當以勦賊爲重臣卽訊問大概情形仍解交松筠審訊謹

奏

謹按嘉慶四年九月十八日廷寄內奉

上諭據那彥成奏永保慶成駐劄地方無定伊與松筠不拘何人相距較近卽赴該處審辦等語此案原交那彥成松筠二人審辦那彥成自當以勦賊爲重不必拘泥繞道審訊若途次可以遇見永保慶成卽先行訊明大槪情形具奏再交松筠詳細嚴審定擬可也

嘉慶四年九月初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松筠奏查明亮慶成永保遲悞情形請一併革職解交刑部審訊一摺其所稱永保慶成之罪俱屬公允永保前在鍾祥縱寇失利貽悞非輕朕不加追咎特派令前往陝省署理撫篆協同剿賊伊陞爵時復經朕將皇考大漸時諄諄

遺訓令軍機大臣面爲傳知使告伊兄勒保如永保稍有人心應如何竭力圖報乃到軍營後一味遷延觀望並不實力勦辦自華林敗衄後輒借餉銀改用木匣一節前赴寶雞逗遛多日並因與明亮素有私嫌心存妬忌

總以遼道抄截爲詞其實避賊不進現在松筠查出移營日期每日不過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中間共計歇住七日之多實爲可惡是永保竟係昧良負恩有心玩悞其罪甚重至慶成在京本未派令帶兵伊若不自行懇請亦無足責乃屢次自請前赴軍營帶兵勦賊而到彼後又復觀望不前惟依附永保不肯暫離互相推諉伊係統兵大員當賊匪奔竄時寧不應自當一路乃惟知隨行逐隊同行同止以致稽延多日並未能痛殲賊匪其玩悞之罪亦無可逭前已降旨將永保慶成革職拏問並將永保之子英智英華俱已革退官職作

爲旗下閒散著那彥成松筠將伊二人種種逗遛貽悞

硃按

之處再行嚴切訊問定擬具奏現在台布甫經到陝而
那彥成松筠俱係辦事公正之人自能核實持平秉公
審斷不致稍有瞻顧也至松筠奏稱貽悞軍務之罪永
保爲重明亮次之慶成又次之一節所奏尙未允協明
亮勦辦張漢潮一股經年累月總不能擒拏賊首掃除
餘匪惟以前無迎擊之人爲詞實爲怯懦無能但明亮
屢次打仗尙有斬獲近日復將張漢潮大股賊衆繞截
兜勦由鎮安一帶逼向西南明亮卽由鄖陽趕回商州
復追至鎮安境內往來追殺尙知出力是伊三人之罪

永保爲重慶成次之明亮又次之方爲得其平也那彥成松筠惟當留心察看如明亮能知愧懼奮力自効將來尙可將功折罪倘不知悛改仍前延玩或亦如永保等有逗遛不進之事卽當一併據實叅奏另候核辦

嘉慶四年九月初九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張漢潮大股賊匪經明亮分路逼勦卽折回蔡家坪搶渡過河淹斃數十人餘匪向茅坪一帶逃竄是賊勢已極窮蹙而其所以望風奔竄捨命淌渡至於淹斃不顧者究因明亮緊躡賊蹤不予以暇所致明亮於賊匪竄渡後卽漏夜星馳趕抵江河而張漢潮已過該處由

焦溪河向西奔竄若永保慶成能在彼堵住則張漢潮
何從逃逸自即可以就獲乃慶成永保在西面總未夾
擊一次現據明亮奏稱必係永保慶成駐劄地方未得
扼要而言外之意自以伊二人竟在無賊處所躲避閒
住且據稱知慶成已至四畝地跟蹤追勦永保於八月
初九日駐劄大山岔至今未動是慶成雖亦觀望遲延
不與明亮同心協力但尙帶兵追勦不至按兵不動至
永保自八月初九日駐劄大山岔後距此次明亮九月
初一日發摺之期已閱二十一日乃並未動移一步是
此二十一日內永保竟安坐營中置賊匪於不問豈非

有心貽悞故縱張逆法不能寬且昨據松筠查奏永保七月間每次移營日期每日不過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中間共計歇住至七日之多已屬玩悞之極而自駐劄大山岔後又株守二十餘日有心逗遛實出情理之外是松筠所奏貽悞軍務之罪永保爲重慶成次之一節自屬公論又據明亮奏前次奏定章程原擬與慶成從中合擊因永保將慶成邀同一路藉辦小股到處耽延並將派定跟追大股賊匪之富成馬兆瑞所帶官兵任意掣赴別處尤爲可惡可恨試思張漢潮小股賊匪爲數無多有何緊要豈有將張漢潮大股賊匪捨

之不辦而轉藉詞勦辦小股將富成等官兵掣赴別處
之理所稱別處者係何地方又係何股賊匪顯係永保
妬忌明亮成功多方掣肘而張漢潮得以乘間竄逃竟
由永保有心縱賊放令逃脫著交那彥成會同松筠將
以上指出各情節向永保嚴切訊問如此次張漢潮逃
竄之路卽係明亮原派富成馬兆瑞堵截之路因永保
將富成等掣赴別處以致該處無人堵禦令得脫逃則
是永保不但逗遛妬功竟係護庇張漢潮黨惡縱寇莫
此爲甚若果如此其罪尙可赦乎那彥成松筠務須嚴
切訊詰不但專訊永保並向永保一路帶兵員弁及富

成馬兆瑞逐加確查嚴訊一得的實罪狀並取具永保親筆供詞卽按照軍律定擬具奏至慶成自到陝後惟知隨附永保互相觀望以致稽延多日坐失機宜其罪亦無可逭惟慶成前次勦賊曾經得受重傷且此次亦曾在四畝地追勦賊匪以視永保之安坐多時置賊不問者稍覺有間亦著那彥成松筠將慶成種種玩悞之處切責嚴訊並查明四畝地追賊之事是否確實一併定擬具奏卽明亮進勦張漢潮以來亦有似永保之逗遛不進處否那彥成松筠亦當據實核奏不可稍有贗徇至明亮奏稱居心行事總以阿桂爲則所奏不確朕

令明亮效法阿桂而明亮卽以效法爲詞試問明亮若能效法阿桂之清何至到處勒索若能效法阿桂之功何至乘轎避賊此等詭辯何所用之明亮旣稱向日隨同阿桂出兵儼然以宿將自居今那彥成係阿桂之孫明亮若以伊係晚輩存心輕視則非和衷共事之道但又不可因那彥成係朕特經派往又係軍機大臣爲阿桂之孫明亮卽將軍情重務全諉之於那彥成一人自圖卸責則明亮不又爲現在之永保乎那彥成甫經到陝所帶一係新兵於該處賊情及道路要害未能深悉明亮在彼勦賊已久自爲熟手務須知感知奮幫助那

彥成會同勦辦或伊二人分作兩路帶兵兜截自更得力如能將張漢潮卽行拏獲則那彥成之功卽係明亮之功明亮不但可將功折罪並可仍邀恩賞若再不知奮勉則永保卽前車之鑒再明亮摺內稱賊匪斷不敢至平行大路必仍由舊竄山路乘虛入棧現在恒瑞已由寧羌帶兵向西追勦又有賽英阿吉蘭泰在西面防守是西路已堵禦嚴密賊匪未必能竄入棧道明亮若能在陝境擒獲張逆固屬甚善倘張漢潮已竄入棧道明亮係屬叅贊應卽帶兵馳赴川境躡蹤追勦不得以驅出陝境即可塞責至那彥成與松筠訊問永保各情

節不過數日可以定案那彥成旣經派往督辦軍務現
又令盛京吉林兵陸續赴伊一路交其統領即可前赴
川省督同勦辦務於冬三月內一律勦竣方爲不負委
任

嘉慶四年九月十一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松筠覆奏明亮永保慶成等勦辦遲延情形及密訪
領兵各員優劣二摺已於摺內批示其指出永保等罪
狀輕重所論甚爲公當永保帶兵截勦張漢潮一股賊
匪總未與明亮夾擊一次昨據明亮奏稱永保自八月
初九日駐劄大山岔後距伊九月初一日發摺之期已

閱二十一日並未移動一步今松筠之摺係九月初四
日拜發亦稱永保迄今並未移營是永保在彼擁兵安
坐已有二十五日而七月間每次移營日期前據松筠
奏每曰不過二三十里至五六十里不等中間共歇住
七日其玩悞遷延已出情理之外且恒瑞已與明亮會
晤商定分路截擊而慶成亦於初二日趕至明亮軍營
乃永保惟知大山岱紫營一味株守是其意總不欲與

有心詭

明亮見面祇在無賊處所躲避閒住實爲可惡可恨昨
已有旨令那彥成會同松筠將伊種種逗遛玩悞之處
嚴切究訊至慶成現據松筠奏稱已趕至明亮軍營會

議過發但慶成素性巧黠自因伊與永保近日聯銜奏
報之摺未見批回心存疑懼因而抛却永保暱就明亮
雖現在隨同明亮打仗追賊其從前依附永保觀望逗
遛之罪仍不可恕那彥成松筠仍當據實查明按律究
擬如因慶成現已前赴明亮軍營隨同勦賊而卽將伊
從前延緩之罪一概置之不問豈不墮其乖巧術中耶
至松筠所奏明亮素稱知兵此次勦辦張逆所言似合

硃

機宜其實固有成效明亮勦辦張漢潮一_{然亦有故鄉之}股雖頗殲賊

匪經年累月總未能擒渠藪事成安在恒瑞前在湖
北頗知奮勉又將藍白二二號賊匪屢次兜勦肅清甘境

時朕非不知此

誠爲著有勞績近日督率兵勇進勦稍不如前自亦因年歲較大筋力漸衰之故松筠所奏俱是其稱頌勒登保不獨勇而且廉德楞泰打仗亦稱奮勇廉則未敢深保俱係評論得當不虛延訪至永保前在華林敗衄聞係馬兆瑞帶兵救出否則必至大有挫失永保旣因冒昧打仗至有虧折自應據實直陳乃前次奏摺含混其詞將馬兆瑞及遊擊哈三泰叅將富靈保協領西林布千總姜興清外委孫榮等一併籠統列名保奏豈非掩敗爲功並著那彥成松筠先向馬兆瑞詢問前次永保華林之敗是否實係伊帶兵救出並查明永保所保之

遊擊哈三泰等是否亦在陣前一同出力援救如該遊擊等果係一同出力殺退賊匪別永保雖輕進致敗而該遊擊等究能救援主將不爲無功自應照前旨加恩倘該遊擊等並未認真殺賊祇係隨同永保敗陣脫身而永保將伊等冒功請賞那彥成松筠卽當據實奏明一併革退其濫行保奏亦卽係永保罪狀之一端也至松筠所奏現蒙特派尙書那彥成來陝督辦已經札商酌定適中之地駐劄並令各路彙報軍情一節此則非朕本意朕所以特派那彥成前往陝省者原令會同松筠審辦永保慶成並督同明亮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

那彥成到彼或與明亮併力進剿或分路截擊皆應相機辦理若張漢潮果竄入棧道則那彥成並當與明亮一同入川追剿並應受額勒登保節制是那彥成總當以督兵勦賊爲重安有在適中地方駐劄不動彙奏各路情形之理如松筠所奏則陝省境內豈不又添一彙報軍情之經畧勒保乎諒那彥成亦斷不肯出此也

嘉慶四年九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節經諭令那彥成松筠將永保慶成嚴訊定擬今據松筠奏張漢潮由五郎竄入洋縣一帶永保由大山岔移赴郿縣之斜峪關防其北竄試思賊匪旣竄至洋縣

逼近棲道其勢非西趨甘省卽南竄畧陽斷無魏至北面之理此等情形通省皆知乃永保明知賊匪不向北竄轉至無賊處所躲避有心貽悞其罪狀已著斷難寬貸慶成前此勦賊曾經得受重傷此次尙能帶傷馳赴四畝地追勦賊匪以視永保之一味逗遛置賊於不問者尙屬有間著那彥成松筠遵照前旨嚴切訊詰卽按律定擬速行具奏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一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本日朕檢閱永保從前在湖北軍營緣事罪欵伊於鍾祥滾河地方縱賊北竄河南漸次入陝入川而王三

槐徐添德冉文儔等股賊匪隨後紛紛起事蔓延至今皆係永保所留遺孽其罪狀已不可勝數適永保報到詳閱伊所奏情節無非推諉卸罪巧言狡辯不過借防堵北面以爲避賊之計而所稱接到明亮來札以永保所帶兵單不必入山追勦囑其赴大山岔督令官兵勦辦分股賊匪一節尤堪駭異本月初九日明亮叅奏永保於八月初九日駐紮大山岔至今未動自以永保頓兵不進株守該處一月置賊於不問爲永保之罪及永保甫從大山岔移赴斜峪關何以明亮又札令仍回大山岔駐紮殊出情理之外明亮此札若在叅奏永保之

前則係有心傾陷永保若在叅奏之後則明係因永保已經移營又知那彥成將到陝境恐其查出永保已離大山岔顯伊前此叅奏之不確故復札知永保仍回住原處以實其言是必欲置永保於死地矣况明亮九月十五日奏到祇稱札知慶成並會同恒瑞分路勦辦未經提及永保一字何以有私令永保回駐大山岔之札明亮此札如果屬實則明亮之罪亦難輕恕竟當革職拏問一併究擬但二人嫌怨已深彼此傾害何所不爲或永保因那彥成到陝必須查辦伊欵跡故捏造此札以爲卸罪地步並自知罪重欲拼命抵賴與明亮同死

亦未可定總之此札若係明亮欲傾陷永保以實已言
則永保前此株守一月之罪自在而明亮之居心險詐
殊更不可問亦當將明亮按律定罪若竟出於永保捏造之爲則永保尤罪不容

誅矣著將永保原摺發交那彥成松筠詳細閱看先將
指出情節密加訪察軍營耳目甚重斷難隱飾再將伊

向永保追出

二人隔別詢問並將明亮原札查對月日係在叅奏之
前抑在叅奏之後此札係明亮親自書寫抑係令人代
寫若係永保捏造亦須究明係永保自行書寫抑係僞
人代寫必須伊二人當面供認明白孰虛孰實方可定
罪此一節關係二人罪名死生那彥成松筠不可不詳

細研鞠情真罪當以服伊二人之心至永保另摺稱疊
奉諭旨與明亮不和自問並無其事或聖諭寵統告誠
等語更不成話朕於軍營奏報無不詳細指天卽永保
與明亮不和一節卽特降諭旨指明訓示永保輒敢以
寵統二字在朕前狡辯殊爲膽大並著那彥成松筠將
永保嚴行詰訊其所稱前此華陽打仗並非敗退馬兆
瑞僅係從旁抄進明亮並非在廢邱關駐紮不爲救援
亦未與明亮爭鬧各情節著那彥成松筠按照原摺逐

硃

馬兆瑞等

一訊問並遵照節降諭旨卽行嚴審定擬具奏再前此
明亮亦經自奏隔賊匪二百餘里今永保摺內又稱明

亮離賊三百里外亦應確查地名里數一併具奏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現據明亮奏張漢潮大股賊衆經官兵在石峽子雪水河等處痛加殲戮斃賊千餘所剩無幾惟向無兵有食處所逃竄看來張逆一股已計窮力盡現在明亮等分兵三路圍住大山谷併令恒瑞廣厚等分投堵截似此合力圍剿諒不過數日內即可辦竣那彥成到陝後如張逆一股已經明亮剿淨那彥成自不必再赴明亮一路協効卽當會同松筠將永保慶成遲延貽悞各欵遵照節降諭旨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計審案辦理

盛京吉林官兵亦可到齊那彥成卽當帶領生力新兵
前赴陝省東南將倭什布德楞泰等通勦回陝之辛聰
張添倫及在平利奔竄之高家營各股賊匪率同慶溥
溫承惠與德楞泰等併力合擊以期廓清陝楚邊境那
彥成俟辛聰等股辦完具摺奏到後再聽進止彼時盛
京吉林官兵如額勒登保需用即可就近調往川省亦
更得力也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昨據倭什布查明胡齊嵩動用軍需案內將底賬進
呈此內各路軍營任意提用及督撫等支取餽送者欵

項槩槩實堪駭異夫軍需之設爲養兵以平賊平賊以安民今自勦辦賊匪以來部發帑銀多至七千餘萬而各省協濟銀兩尚不在此數如果實用實銷盡爲咨給兵丁之費則兵精餉足士氣奮揚早應撲滅賊匪何至隨征兵丁衣服襪縷甚至以牛皮裹足幾同乞丐經年累月迄無成功所謂平賊安民者安在是國家節年所發億萬帑金竟徒爲伊等骯法營私任情揮霍之用而於兵丁全不加體恤又何怪師老力疲士不用命耶現於底賬中查出永保名下提用及得受餽送銀共二萬六千五百餘兩較之各路爲數尤多又慶成節次收過

銀三千九百餘兩又有軍裝銀一萬九千一百餘兩數亦不少皆不可不切實根究現已將永保慶成家產查抄著將查出清單發交那彥成松筠按照各款會同嚴訊永保自帶兵以來種種遷延玩悞株守不動其罪已重而於軍需項下又濫行支用較他將更多其所支銀錠銀牌等項是否局員實以銀錠銀牌給與抑係永保以賞兵需用爲名支提銀兩到營自行打造此項銀錠銀牌是否賞給兵丁抑係借端肥橐現在永保處尙存銀牌銀錠若干慶成除得受餽送外其銀牌銀錠亦係作何使用有無侵扣存貯又軍裝一項用至一萬九千

一百餘兩是否實爲兵丁添補衣履弓箭等項亦係借端濫支已侵用以上各情節俱著嚴切究訊取具確供一併歸案辦理計贓定罪毋得稍有不實不盡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明亮等勦辦張漢潮一股賊匪經年累載迄未拏獲屢次奏報惟稱合圍夾擊全係虛詞前日據奏張漢潮大股賊衆經官兵殲滅千餘所剩無幾已分三路圍住山內斷不能再稽顯戮方以此股賊匪自可卽就殲除刻深懸盼乃本日據明亮等奏到則稱張漢潮又從深林密箐中溜下山坡偷渡前竄實出情理之外而摺中

支吾掩飾累幅盈篇朕覽之生厭逐加批飭亦不勝其
指摘實不知伊等是何心術肺腸已降旨將明亮革去
參贊大臣都統仍賞副都統銜再行核辦明亮等屢次
奏報軍情本多謊飾其上次所奏三面合圍之語想亦
未必確實今將伊等前摺抄寄那彥成松筠閱看著卽
將明亮等摺內所奏情節切實詳查如果明亮等前次
奏報盡屬虛言則罪無可逃竟將明亮恒瑞興肇三人

硃四

摺四

奏明革職治以欺罔之罪倘張漢潮大股賊衆實經明
亮等逼勦窮蹙業已分路兜圍則此次又何以縱令他
竄明亮恒瑞興肇圍勦賊匪自必不同在一處何路係

何人堵截明亮等自必各有一人專守其地亦必有將領員弁等各行分布堵勦此次張漢潮竄出之路係明亮等何人在彼堵禦不力縱令脫逃且賊匪竄出時先過偏橋將橋拆毀始行逃逸其事必非頃刻所能立辦何以一經逃竄明亮等卽離賊有二百餘里之遠卽此可見伊三人並未跟蹤追蹤若云霖雨難以窮追豈有賊匪能逃而官兵獨不能追擊之理此卽伊等罪案著那彥成松筠查明張漢潮確係由明亮恒瑞興肇三人內何人堵勦之路突圍而出卽將此一路縱賊之人及在彼帶兵之將弁等一面奏聞一面革職拏問但明

亮等三人內恒瑞係那彥成妻父如此次張逆竄走之路係在恒瑞圍截之路那彥成不可因係翁婿稍存偏護卸罪他人想那彥成亦斷不肯出此然亦不可因恒瑞係伊親戚意存避嫌獨於恒瑞有所苛刻惟當與松筠秉公嚴查據實辦理若明亮恒瑞與肇三人在彼俱各互相觀望不肯出力以致張逆得以乘間潛逃卽將伊三人一併奏明革職拏問那彥成審案卽日自可辦竣台布亦已有旨令其不必前往西寧所有張逆一股卽著那彥成與台布會同接辦上緊追勦以期壁壘一新朕此次查辦明亮等三人之罪並非有意將從前帶

兵大員盡行革退更換新手特因伊等負恩昧良心以欺罔爲長技遷延歲月坐侵軍餉如不嚴加懲辦則賊匪何時始能蕩平且若再事姑容仍令伊等在彼帶兵不獨伊等無所儆畏並恐新派之人日久染其惡習且那彥成等本毫無過失今委派軍務如明亮之蒼猾性成豈肯聽其調度必致遇事掣肘並或爲其所累是以不得不加以懲辦而那彥成松筠台布皆爲

珠
皇考擢用之軍機大臣亦並非朕驟加簡任之人以新聞

舊也再昨據倭什布奏到胡齊崙動用軍需底帳如明亮恒瑞皆曾得受餽送銀兩現在祇將永保慶成鄂輝

藉財故交

硃

居功折罪

或可

家產查抄而未經辦及明亮恒瑞者原爲伊二人圖勦
張漢潮已將得手望其卽日奏捷是以稍從寬貸若此
旨到日明亮恒瑞已能將張逆追勦擒獲掃盡餘逆則
伊二人之罪尙可寬其一綫倘竟任張逆他竄仍前延
玩則孽由自作更無可宥那彥成松筠卽當遵旨將伊
等一面拏問一面奏聞聽候核辦所有此次硃批明亮
摺一併發寄閱看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布彥達齊盛住等查抄慶成永保家產業經分別
辦理因思永保前在湖北軍營獲罪解京後尙有得受

明倫彙編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
餽遺之事此次到陝未必無染指需索情弊著那彥成
松筠向伊嚴切究訊有無藉端侵用及得受餽送之事
務令據實供吐毋任飾詞狡賴

嘉慶四年十月初一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魁倫奏行抵沔縣時訪聞上年賊匪至彼明亮帶
兵進剿賊匪由青草驛一路奔竄明亮未經追趕在彼
駐劄五日所帶兵丁甚不安靜明亮於剿辦張漢潮一
股賊匪經年累月尙未辦竣前據伊奏稱已將賊匪三
面圍住斷難再稽顯戮乃續據奏報賊匪又乘霖雨逃
遁其縱賊之罪已無可諉業經諭令那彥成據實查辦

今據魁倫訪出各情節則明亮逗遛觀望又不能約束
兵丁更難逃罪前那彥成在京時每奏及明亮尙可任
用那彥成之意不過以明亮久經行陣於軍務情形自
爲熟悉若似此積慣蒼猾轉不如未經歷練之人尙無
結習且恐新派將領相率效尤於事何益况現據魁倫
奏明亮輕視勒保不服調度明亮係曾與阿桂溫福同
事之人其意自以勒保係屬晚輩故不肯受其節制而
那彥成係阿桂之孫明亮更必心存輕忽焉肯爲那彥
成所用適足掣肘那彥成竟當遵照節降諭旨嚴查明
亮罪跡據寶叅奏又魁倫訊據勒保供稱恒瑞棄藍號

之賊徑回陝西協勦張漢潮恒瑞係專勦藍號賊匪之人何以乘垂成之近功迨未定之遠賊軍務機宜移步換形朕從不爲遙制卽有隨時指示之處亦當斟酌緩急隨機應變乃恒瑞猶以遵旨回陝爲詞尤非情理那彥成惟當秉公嚴查如有避賊情節卽一併據實叅奏朕因軍務未竣日夜焦勞且數年來軍需糜費帑項實屬不貲現在又撥餉銀一百萬兩解陝應用那彥成係軍機大臣又管理三庫事務於朕之盼望捷報及國用度支豈尙不能深悉此時三秋又過已屆孟冬那彥成惟霜激勵將弁一洗從前疲玩積習先將張漢潮一股

殲除淨盡廓清陝境迅奏捷音方爲不負委任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審訊永保供詞事前奉

諭旨將永保革成職拏問交臣那彥成與松筠嚴訊臣

那彥成行抵西安查得永保自斜峪關東來由大

峪口前往大山岔距省不遠不及會同松筠自應

與臣台布會同訊問隨飭派同州府知府陳文駿

等將永保拏解西安臣等公同嚴鞫將節次

諭旨內指出各條逐一訊問據供大山岔駐劄原係兼顧

北面明亮寄來書札亦令在彼布置後因賊匪西

奔曾札商明亮卽欲趕往明亮覆稱仍令駐劄該處迨賊匪奔竄過於向西我不敢拘泥於九月初

一日起程趕赴斜峪關至二十一日接明可惡之極亮來書

仍令回在大山岔防堵有節次書信可據臣等隨

詰以你旣知不便拘泥明亮指示後來趕往斜峪

關何以賊匪西奔時復行在彼稽留據供賊蹤無

定設我不遵指示倘賊北竄皆我之罪後聞賊過

於向西勢不能竄出北面峪口始行起程又明亮

所派之富成馬兆瑞永保因何撤赴他處以致無

人堵禦一節訊據永保供稱富成馬兆瑞原係我

與慶成派令追賊由子午峪入山後經明亮撥派
富成赴鎮安馬兆瑞赴商州我以兩處無賊毋庸
前往令其專辦分股賊匪並非明亮派定追賊我
復撤往別處又問永保在華陽山打仗究竟如何
敗退及奏摺內何敢以

聖諭籠統告誡藉詞狡辨據永保自認華陽山打仗官兵
雖未退走究不得利就是我的不是摺內籠統二

字因前奉

諭旨祇申飭軍營大員不和未蒙

指明永保不敢遽行承認所以如此聲說我實不通漢文

措詞失當後悔無及等語至永保進兵託詞躲避
總未與明亮夾擊一節最爲案內緊要關鍵復向
永保詳細盤詰據供明亮奏稱要彼此夾擊但我
在華陽打仗明亮次日始來我追賊至子午峪明
硃

亮又落後四日數月以來未見明亮截住賊頭緊
追賊尾故無從與之夾擊情願與明亮對質且閻

何清既

明亮咨送指稿所奏打仗殺賊情形聲敘確鑿投
出民人係交隨營知府趙洵審訊未見錄供稟報
我因令知府朱勲札詢據趙洵覆稱叅贊追賊不
遺餘力無奈賊匪連夜遁走爲日既久不能不一

奏塞責任情鋪敘所稱在龍駒寨樂莊收護關三次打仗殺賊俱屬烏有救出被擄百姓亦屬子虛並據我差往明亮軍營探信之外委張起鳳稟稱自五月至八月止明叅贊一路七月內在紅花寺地方前隊鄉勇殺賊四名八月內在獅子坪地方鄉勇殺賊二十餘名官兵未與賊打過一仗亦未見過賊匪等情再如近日明亮奏在甘省殺賊一千名同日接鳳縣都司稟報殺賊一百餘名只求

察核其明亮一路糧員知府趙洵等亦求傳來訊

問臣等詰以明亮如果捏報打仗自有應得之罪

硃

是

但你接到趙洵六月二十七日信得有証據因何
狗屁不來你既隱匿不奏又將一切摺稿書信粘
籤收藏並密差張起鳳跟隨明亮軍營探聽稟報
明是與明亮不和特意存留各項字據豫備攻許
以報私怨全不以

國事爲重祇圖卸責是何居心據供我接閱趙洵來札
尙恐不實不敢遽奏八月底探信外委張起鳳回
營面詢始知詳悉彼時因頤奉

諭旨申飭不和又不敢冒昧劾叅自佔地步這是我糊塗
狗泥百喙難分只求從重治罪至於存留字據實

因軍營匆促之際凡有關係公事者悉係存留備
查並非豫存攻訐之意臣等反覆究詰將永保呈
送親供並各項字據一併封呈

御覽伏查永保呈出明亮清字漢字各札似非捏飾詢之
知府宋勲據稱實有趙洵書信敘述明亮一路情
形外委張起鳳所供亦均與永保供詞符合但趙
洵書信係永保密令朱勲作爲已意密札詢問藉
以鈎致字據張起鳳卽係永保私自派往之人難
保不隨同附和且永保與明亮積成嫌隙今已革
職拏問恐獲重罪是以盡情攻發歸罪於明亮一

人察其堅執情形誠如

聖諭所云自知罪重欲與明亮同死總須質証明確方可折強辯而成信讞臣等卽日帶兵進山勦賊不能逐處調取人証等候齊全質訊而永保畏罪情急亦不便帶往軍營致有疎虞現已將永保發交司監收禁應否解交松筠覆訊定擬之處伏候

訓示至明亮勦辦賊匪日久無功若永保所供果確是其欺飾之罪尤非虛報功級可比相應據實叅奏請旨辦理再慶成前在漢中一帶勦賊曾經知會松筠就近拏訊茲據松筠札稱慶成亦至甘境勦賊相距較

近已咨調慶成前來其所帶之兵卽交綸布春管
理應令松筠訊問供詞自行具奏謹

奏

嘉慶四年十月初四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那彥成等奏審訊永保供詞一摺前因永保奏在
大山岔駐劄係接到明亮來札令其在彼督兵守禦而
明亮復以永保在大山岔逗遛一月叅奏是以諭令那
彥成松筠先向永保追出明亮原札查對日月分別核
辦今據那彥成等審訊永保供詞並將明亮清字書札
及一切信稿書稟進呈朕詳加批覽明亮書內雖未指

令永保在大山岔駐守亦有或在彼督辦之語然其事
即使屬實永保株守之罪自在而明亮亦不過欲傾陷
永保設此詭計尙非明亮重大罪案茲永保供內有數
月以來未見明亮截住賊頭又趙洵寄朱勲信內稱無
奈賊匪連夜遁走爲日已久不能不一奏塞責任情鋪
敘其所稱在龍駒寨鑾莊牧護關三次打仗殺賊俱屬
烏有救出被擄百姓亦屬子虛並據差往明亮軍營探
信之外委張起鳳稟稱自五月至八月祇有鄉勇殺賊
四名官兵未與賊打過一仗亦未見過賊匪等情閱之
不勝駭異軍營積習於奏報打仗情形每多粉飾經朕

節次嚴飭方冀伊等稍知儆懼乃明亮奏報各摺竟敢肆行虛誕迥出意想之外不料明亮喪盡天良一至於此朕於軍營奏摺無不隨時指示明亮自五月至八月奏報殺賊情形已有多次雖當盛暑之時朕必詳細批示詎知伊一味憑空捏造毫無影響則朕彼時批示徒勞詞費語其中訓勵之語不一而足竟毫不足以動其心是其遲悞軍機傾陷永保在伊尙屬輕罪而有心欺罔負恩昧良心可恨可惡現在那彥成帶兵辦賊而台布亦督同堵勦難以兼顧此案著專交松筠並傳集知府朱勲趙洵外委張起鳳將所稟明亮欺飾各情節一一

指實與明亮對質使之無從抵賴並將永保呈出明亮
書札令明亮當面質認勿任支飾又閱永保供內有永
保密差外委張起鳳跟隨明亮營盤探信被明亮查獲
喝問有你不實說可以殺你之語是明亮竟入白蓮教
矣此一節亦著松筠嚴訊又前據胡齊崙呈出餽送賬
內明亮得過銀六千三百餘兩彼時因明亮尚在帶兵
追劖張漢潮望其卽行擒獲是以留中未發今明亮已
革職拏問著將此單發交松筠一併嚴訊歸案計贓定
擬至松筠所奏訊問慶成供詞據供屢次勦捕雖有斬
獲因爲數無多無顏具奏雖不成話但慶成未敢公然

謊報在何處打仗殺賊若干較之明亮所奏全係虛詞
者有間且慶成舊傷未愈尙能騎馬帶兵追勦其罪猶
有一綫可寬前此松筠奏貽悞軍務之罪慶成較明亮
爲次朕意不甚以爲然今據奏訊情節慶成之罪止於
未能趕上賊匪尙無別項狡飾之處與松筠前奏所論
適合松筠惟當將明亮永保慶成等罪狀核其輕重分
別定擬務期情真罪當明亮永保慶成等俱係領兵大
員將來核其情罪其不至死者尙可如富成之例留於
軍營卽應行發遣亦可由該處發遣其罪當斬絞必應
辦理者若卽在該處正法恐賊匪等見帶兵大員不能

獲賊轉被刑誅未免心存輕視且大員獲罪當令大學士九卿會鞫定案卽在京正法軍營中聞之亦必各知警惕著松筠於定擬後擇其罪重者奏明候旨派員解京將那彥成審訊永保供單並書札呈稟各件俱著發交松筠閱看

嘉慶四年十月十二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明亮等奏殲斃首逆張漢潮並生擒首逆李潮連日痛勦賊匪情形一摺覽奏欣慰敬叩

天恩此次明亮探知張漢潮一股竄至張家坪地方當卽趕往正值綸布春與賊匪對敵突緊之際明亮興肇等

等兩路官兵齊至並恒瑞所派千總張啟鰲所領之兵
勇合力進擊殲斃賊匪二百餘名守備楊正明擒獲首
逆李潮並於殲斃賊匪內搜出張漢潮屍身實屬矛傷
身死已明降諭旨將綸布春楊正明富蘭張啟鰲分別
加恩並將圍剿張漢潮一路兵丁賞給一月錢糧矣張
漢潮一股往來陝境奔竄日久以至四川甘肅及楚豫
等省俱爲牽綴今首惡已除不特陝省即可肅清即楚
豫甘肅益臻寧謐並可騰出勝兵合力專辦平利等處
及川省各股賊匪可期迅速歲功此股賊匪向聞張漢
潮爲首今訊明李潮始知張漢潮素不管事而李潮竟

爲起事首犯此次一併擊獲更爲可憲但據李潮供稱
情願寄信白號匪徒令其投出明亮已將該犯解赴那
彥成軍營李潮旣係白號爲首之人令其招出餘黨其
計似屬可行但那彥成祇當將該犯親筆書信記號著
妥幹兵丁或卽於現在獲匪中無關緊要之人發赴白
號賊夥妥爲招致斷不可令李潮自行前往以致潛逃
不返轉留餘孽如李潮不過藉此冀延殘喘或卽寫信
往招而白號賊匪並不聽從於事無益卽當將李潮凌
遲示衆若果有成效白號賊匪相率投出則李潮或可
免其一死彼時那彥成再行請旨定奪此時盛京官兵

業已到齊其吉林官兵著那彥成作速催令來營再加
以明亮原帶之兵那彥成一路共有勝兵一萬數千軍
威已屬壯盛朕度量該處情形那彥成台布自應赴紫
陽洵陽平利一帶督同王文雄柯藩慶溥與德楞泰分
股截擊將辛聰張添倫等全數殲擒但軍情難以遙度
那彥成等總當隨時確採賊蹤何處緊要卽赴何處勦
辦至張漢潮李潮雖已殲擒其跟隨餘黨及分出小股
尚在陝境卽如從前陝省殲斃齊王氏川省擒獲王三
槐至今尙有齊家營名號及王三槐餘匪蔓延未淨那
彥成素所稔知今乘此兵威勝勢必當將餘孽搜除淨

盡以清此股餘匪卽運往平利一帶數日未爲不可再平利等處賊匪如那彥成台布果能速卽殲除自屬伊二人之功若賊知張漢潮業經殲斃不能復施牽掣官兵詭計又聞那彥成統領大兵前往自知不能抵敵竄往川境彼時台布自應在陝境督率防堵或回省城辦理地方事務那彥成係屬欽差非陝省守土之臣可比卽應統兵前赴四川幫同額勒登保勦賊再明亮節次所奏在龍驹寨樂莊牧護關打仗情形全係憑空捏造並無其事此次張漢潮等安知非諭布春等殲擒報知明亮而明亮或在數百里外攘爲已功入奏亦未可定

茲將明亮等原摺發交那彥成閱看著那彥成按照摺內情形將明亮興肇是否親身殺賊抑並未在彼督戰僅據他人稟報入奏之處據實具奏即使明亮果係親臨行陣將張漢潮李潮殲擒亦由朕特派那彥成前往督辦不敢再似從前之玩寇自便且聞那彥成已由西安入山明亮恐其到彼成功是以上緊截勦獲此兇渠是那彥成雖未經臨行陣而先聲奪人故能得此捷音也

謹案嘉慶四年十月初九日奏內

奏查永保在華陽山打仗情形臣面詢馬光瑞彼時永

保帶兵在後並未被圍住經馬兆瑞救出明亮於次日始到亦並未坐視不救與永保供詞尙屬相待謹

奏奉

硃批覽

嘉慶四年十月初九日

奏臣欽奉

諭旨查明覆奏事竊查明亮恒瑞興肇等前在甘境勦辦張漢潮賊匪奏稱分兵三路圍住大山不能再稽顯戮何以又復潛逃東竄若前次實未圍住則伊

等捏奏邀功之罪無可解免若已兜圍嚴密則何
路逸出卽係何人堵截不力縱賊他竄臣已一面

飛調在該處勦賊之將弁並換回隨營糧員細詢

實情一面飭查成縣鳳縣各地方官令其據實稟

報仍咨明松筠將明亮恒瑞與肇打仗情形就近
確查臣帶兵前進卽日會晤伊等再行面詰如此

逐處稽考無難水落石出所有上年明亮在青羊

峽追賊逗遛本年恒瑞並不窮追藍號賊匪輒回

陝境兩事俱屬有心玩誤一俟查詢明確卽據實
參奏永保慶成前在楚省提用軍需得受餽送欵

項橐橐以帶兵大員營私骯法實堪駭異慶成經
松筠擎問業已解赴漢中其家人劉五兒自己一
併隨往永保尙在西安監禁已咨會松筠令將永
保由大路提解至漢中一併歸案審辦至明亮恒
瑞俱有染指之事恒瑞臣係妻父亦經得受餽遺
不勝愧恨臣惟當秉公持正徹底清查且軍營耳
目衆多亦非一人所能掩飾不敢瞻顧親情自蹈
狗庇之咎謹

奏

謹案嘉慶四年十月十四日廷寄內奉

上諭明亮興肇慶成永保已先後降旨交松筠秉公審擬
具奏惟恒瑞前次擒藍號之賊竟回陝省協剿張漢潮
葉華成之近功追未定之遠賊顯有趨避情事那彥成
務當切實查詢並將得受餽送之處留心訪察一得確
據卽從實叅奏候朕核辦想那彥成斷不肯有心贍狗
也

嘉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遵

旨查奏事前奉

諭旨交臣那彥成與松筠查訊明亮等前奏三路圍住張

漢潮一摺所奏情節如係虛言竟將明亮恒瑞興肇三人奏明革職拏問並查明賊匪竄逸處所係何人堵截之路亦卽革職拏問又恒瑞並不窮追藍號賊匪一事亦交

臣

那彥成與松筠查明叅奏各等因

臣

那彥成與

臣

台布同在軍營自應會同查辦

臣

等傳到跟隨

明亮打仗之千總吳浩把總王登科隨營糧員張

約及隨恒瑞打仗之都司海進龍守備薛國相隔

別詢問據稱彼所派三路官兵係屬堵截追勦並

非嚴密兜圍殺賊數目亦屬增多其所述野雞溝

達家莊打仗情形核對明亮等前奏大端尙屬符

合但吳浩等係屬明亮恒瑞軍營員弁所言恐有
迴護不足爲據應聽松筠確切覆查辦理至賊匪
由大山陡巖竄下係從三渡水地方逸出並非明
亮恒瑞興肇三人堵截之路訊之明亮供亦相符
惟據明亮稱三渡水距曬經寺十餘里聞曬經寺
地方有甘肅官兵駐守應請

勅下松筠就近查明具奏又恒瑞並不窮追藍號賊匪輒
回陝省一節據松筠札稱係該督移咨令恒瑞回
陝現有咨文可據惟恒瑞前在湖北曾經得受餽
送到陝西後難保無此等情弊且慶成現已供認

恐恒瑞在陝亦必有收受賞需之事臣等一面嚴加訪察一面移咨松筠嚴查得有實據卽行叅奏辦理臣那彥成受

恩深重斷不敢瞻徇親情自取重戾並將詢問于總吳浩等情節另錄進

呈松筠送到咨恒瑞原稿一併封呈

御覽再臣等到關口軍營傳

旨將明亮興肇革職拏問候前抵漢中境內卽解交松筠與永保質審其明亮上年在青羊驛逗遛一節亦移咨松筠審訊至殲斃張漢潮係本月初三日綸

布春帶兵追擊明亮興肇兩路官兵尙非遠在數百里外攘功入奏是日張漢潮已被鄉勇臨陣截死初四日辰刻經湖南官兵搜獲屍身割取首級呈驗詢之各將弁所言均屬相符至賊目李湖奸狡異常所供情願往招餘黨不過藉延殘喘於事無益已遵

旨將該犯在鎮安縣凌遲示衆謹

奏

嘉慶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軍機大臣宇寄奉上諭那彥成覆奏查明明亮恒瑞前奏三路官兵圍住張

漢潮一摺多有不實及恒瑞在陝有無收受賞需銀兩
已另降旨俱交松筠確查辦理至恒瑞並不窮追藍號
賊匪係接松筠知會令其回陝此松筠調度失當尙非
恒瑞之咎也又賊目李潮招出餘黨之語不過藉延殘
喘現將該犯凌遲示衆自當如此辦理

探訪賊情附議立堅壁溝野法 議築石堡

嘉慶四年九月初六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沿途探訪賊情酌籌辦理事竊臣等奉

命赴陝經過直隸山西途次每見地方官吏並曾至軍營
之弁兵及家人隸役等隨時詢訪又接據陝西西
安府商州藍田等處稟報互相印証雖傳聞之詞
未必盡確然大概情形總由於將惰兵疲稽延時
日自賊匪入陝以來各路帶兵之人有遇賊遠避
擇地遠駐者有遙躡賊蹤者有彼此觀望不相救
應者間或遇賊思奮而冒昧失利一蹶不振兵氣

愈形餒怯且聞道路傳言四月至七月我兵總未
與賊接仗若此言果確則伊等節次奏報純構虛
誑卽所稱賊勢業已窮蹙之語恐亦未可盡信臣
是
那彥成到軍營後與臣台布力加振勦之作密訪嚴查
若再有失悞軍機情貪罪當者大員則嚴叅治罪
將弁以下一面奏

聞一面以軍法從事臣原不敢少年任性遇事苛求然軍
紀不嚴終恐不能集事卽或張漢潮易於撲滅而
軍營怠玩積習藉此大加整頓於

國家兵制亦不無少裨區區下憇自荷

聖明洞鑒至於用兵之道先爲不可勝而後可以勝人現
在軍營事務正爾相反卽如賊匪隨地掠食又有
南山一帶寄籍楚人貌爲良民暗爲賊接濟糧食
尚不止如明亮前奏僧道通信之事而我兵糧運
往往不繼枵腹奔馳勢難振奮又賊匪路徑甚熟
馬匹甚多逃竄極爲迅速我兵馬隊甚少步行勞
頓卽偵知賊匪蹤跡趕到早已遠颺來往尾隨愈
形疲乏躡蹤者既不能緊追守卡者賊來輒散戰
守如此令人實深憤恨臣等查賊匪最畏馬隊又
畏鎗箭昨接吳熊光來札已奏明令

盛京官兵赴陝其吉林官兵應請

勅下帶官兵員催令迅速前來軍營得此勁兵自可一鼓集事至現在陝西各路兵丁疲病無用徒費糧餉自應大加裁撤查黑龍江官兵一千名早經調齊軍裝盤費又仰蒙

殊賞給可否卽令另存有旨赴陝協辦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臣等仰荷

委任恩慈督勦賊匪實不敢稍涉張皇而審察賊勢兵情倘再因循日後更難籌辦現聞賊匪已經西竄臣等到西安後將糧運章程趕緊籌畫一俟

盛京兵頭一起到來卽行統領前赴漢中進剿再官兵
乘騎馬匹最關緊要一兵例有三馬方可隨時更
換近日出征兵丁多願照例折價馬匹每至不足
前臣等經過山西時曾面告伯麟以山西距歸化
城甚近辦馬較易酌令再行辦馬一千匹應請
勅下伯麟卽行辦齊解陝庶官兵有此健馬馳驟殺賊於
軍務實有裨益謹

奏

嘉慶四年九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那彥成等奏沿途探訪賊情酌籌辦理一摺覽奏俱

悉其所論陝省帶兵各員或遇城遠避遙躡並有觀望不相救應目昧失利兵氣愈形餒怯各事自係實在情形至稱道路傳言四月至七月官兵總未與賊接仗一節若果如此則陝省帶兵各員較之勑保之安坐違州俟各軍營稟報齊集始行稟奏一次者情罪尤重蓋勑保所奏尙係各營實有打仗之事不過奏報衆責而陝省各員竟在營坐守四月之久並不與賊接仗伊等節次所奏在某處截勦殺賊若干之處其地名賊數全係虛捏是伊等畏葸之罪尙小而欺飾之罪甚大不獨永保慶成業已革職拏問卽明亮在陝勦賊爲日更久亦

當一律治罪但道路之言傳間異詞未可卽爲確據那彥成等到軍營後務須密加察訪如明亮節次打仗尙

殊無捏飾祇係多報功級尙屬軍營陋習禁者司制倘所報全係子

虛殊出情理之外卽當一併據實嚴叅治罪便音施行至摺內所

稱到軍營後力加振作如有失悞軍機情真罪當者大員則嚴叅治罪將弁以下一面奏聞一面以軍法從事

等語軍營疲玩積習自當力爲整頓以期壁壘一新若

兵丁等有干犯紀律者卽應卽時懲辦至將弁以下如有玩悞之員必當按其情罪確加詳核方可置之重典卽如永保之有心延玩避賊先經朕看出又據軍營大

臣等叅奏已屬確鑿何難卽時辦理而朕猶必交那彥成松筠等審擬具奏以期核實又如已革之將軍富成下及已革遊擊尤漢玉俱因勦賊不力拏問治罪審明後因有一綫可原亦未予以重辟此朕於整飭軍紀之中仍寓明慎欽恤之意那彥成入值內廷自當仰體朕

殊無本末從無有事
懷慎重辦理卽經畧

大臣亦不可存先斬後奏之見在

那彥成實心任事諒不致任性苛求然人命至重萬一
罪狀未確稍有錯悞所關非細此正朕愛惜那彥成處
那彥成惟當倍加詳慎如查有實係失悞軍機者卽微
末弁員俱應按律定擬具奏候旨遵行不過稍遲數日

硃

皇可自行專擅

正法有何不可耶至請調黑龍江兵丁一節現在盛京官兵二千已全數赴陝吉林兵一千名亦已於九月二十日進山海關計日即可全抵陝省軍營以上生力勁兵已有三千合之所調撤拉爾回兵一千爲數已屬不少其黑龍江之兵昨經降旨暫行停調而張漢潮一股已日就窮蹙自無需再調多兵茲據那彥成稱陝西各路兵丁疲病無用應大加裁撤但此項疲兵究竟應裁若干那彥成到彼後詳察情形如必須添調黑龍江官兵卽速行奏請調派若可以不必則已該處道路遙遠調集亦殊不易也再官兵乘騎馬匹原不必拘一兵三

馬之例節次所降諭旨甚明昨又諭令松筠知會故有此奏今那彥成已面告伯麟令其再備馬一千匹此時諒已調齊解送軍營添此馬力自更得用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奏臣前奏內稱如有失悞軍機者將并以下一面奏聞一面軍法從事之語欽奉

諭旨訓誠跪誦之下感悚難名竊臣仰蒙

聖恩委以軍旅重任自維識淺年輕惟恐上負恩遇兢惕時深到陝時因軍營積習疲玩

奏明請以軍法懲治祇係欲將弁聞之豫知儆惕之意

卽臣亦惟願不勑一人而軍事速竣况

聖明在上大小臣工兢兢奉法臣仰受

聖諭諄切曲賜成全感激涕零悚惶倍切臣惟有欽遵訓諭遇事倍加詳慎以仰副

聖主恩加教誨至意謹

奏奉

硃批覽

謹案嘉慶四年十月初四日廷寄內奉

上諭那彥成覆奏惟願不勑一人而軍事速竣所見非是將弁人衆勇怯不齊若概事姑容豈能肅軍紀而勵戎

行但當奏聞核辦耳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酌籌布置情形事竊照堅壁清野之法仰蒙

慈諭諄諄飭令實力妥辦

臣那彥成

臣台布一路行走早

晚熟商並於路過直隸山西接見州縣時作爲閒

談留心探訪到陝後復又面詢在省司道各官互

相印證地勢夷險不同村堡大小不一居民多寡

不等現任州縣中大半才具拘泥未能明曉求其

以

國事爲重認真出力者十無二三伏思用兵之道全在

移步換形而欲堅勇往之心尤貴紓兼顧之念

臣

那彥成臣台布詳察地勢近年逆匪竄擾處所總

在商州雒南鎮安山陽商南藍厓郿邑藍田五郎

孝義各廳州縣境內幅員遼闊賊匪視爲熟逕必

得處處防守逼令歸入大路方可得手檢閱輿圖

鄆縣藍厓寶雞鳳縣留壩沔縣寧羌俱在省城迤

西向南城固洋縣興安平利白河商南雒南又在

漢中迤東向北內惟五郎爲邇中扼要之地該處

山口叢雜路徑分歧一經堵截賊匪卽不能來往

自如亟應妥爲經理查有西安府知府朱勲人頗

能幹臣等檄令前往五郎督率居民築堡壘以爲四面拒守之計又思墻堡興作未竣賊匪設又狼奔豕突不有官兵董率彈壓無以堅士民固守之志現在遊擊海洪阿帶兵一千駐劄五郎附近不過探聽信息無關緊要應於此內撥出五百名交與該府朱勲帶領前往趕緊縛完免致疏縱其餘各州縣遴委丞倅佐雜分投激勸曉諭尙屬易辦至於陝省賊匪情形所以一股之中又分四股者名爲牽綴官兵實則賊目彼此不合因而各自分散其故由於張漢潮祇有步行鋪子八百餘賊

後來附和各匪搶有驟馬乘隙先行所到之處糧
石錢物搶劫一空迨至張逆步賊到彼往往一無
所以此魑魅魍魎各具心腸今臣等再四籌酌
三小股騎馬賊匪勢最猖獗現帶馬隊官兵飽騰
躡擊儘足制其死命其張漢潮大股步賊總向崎
嶇處所奔竄較馬賊尤難勦辦惟有挑選壯健步
兵便於扒山越嶺探踪迎剿庶可按名殄滅次第
肅清以上酌籌布置情形敬謹縷陳仰求

訓誨抑臣等更有請者賊匪伎倆祇係善於竄逃若仍舊
沿路尾追疲乏兵力是復蹈從前帶兵各員故轍

今臣等擬於經過南山地方將賊匪常走之老林
樹木順道砍伐堆塞緊要口隘多備硫磺硝烟
聞賊踪在山屯聚之時揀選趨捷提兵勇黑夜縱火
焚燒務使不留一賊似亦救弊偏方謹

奏

容安謹案此奏所奉

諭旨內有密件不敢載入所請悉蒙

俞允後數載經畧勤公保用堅壁清野之法肅清三省教

匪由先公創議於前也

嘉慶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恭報入山勦賊日期事竊臣等於九月十八日行抵西安連日籌辦馬匹軍火等事漸已就緒並研訊永保供詞另摺具

奏現在察探賊情據鳳縣都司王萬年稟報張漢潮正股賊匪竄至三尖山又據王文勇及留壩廳官雜

縣稟報十七日張逆可見明亮所奉全副率領千餘人竄出草灘溝十

九日由草涼驛竄入大蜂溝二十日竄至桑園霸二十一日竄入留壩山南江口一帶恒瑞等已各帶官兵追勦又據富成及五郎通判鎮安縣稟報探得張漢潮分股賊匪十一日竄至紙房溝十五

日至小仁河騎馬者祇三十餘人步賊一千七百餘人十八日由鎮安縣之甘柞河竄入五郎之東腰竹溝二十日富成帶領兵勇追至石泉溝斃賊一百八十餘名生擒六十餘名除訊明被脅之徐洪松等二十二名外餘交鎮安縣嚴訊各等情臣等伏查張漢潮正股賊匪一千餘人自甘境折回棧道東竄恒瑞等帶兵追勦至留墾高橋鋪地方其從前分股步賊一千七百餘人未來同張漢潮竄往甘境月來在鎮安滋擾近又向西竄至五郎界內富成率領兵勇追勦此兩路官兵均在賊後尚可

誅

又落後又撤退其罪尚可恕乎

尾追明亮從寶雞沿南山一帶至大峪自北面向
南兜截疲病兵丁落後未經趕到者約有一千餘
名兵力亦不甚厚臣等察看賊匪情形張漢潮兩
股賊匪勢將復合果能合夥一處自可聚而殲滅
但恐其既合復分東西奔竄幸綴官兵轉難兼顧
而臣等到陝已經一句日夜焦急不能再行等候
官兵於本月二十九日起程從大峪口入山由孝
義五郎一帶相機勦辦現在無兵可帶頭起

盛京兵丁一兩日方可趕到別路官兵相距較遠擬探
赴明亮軍營卽帶明亮一路兵丁進剿再查五郎

孝義鎮安山陽等處東至商雒西至棧道北至郿
郊藍田盩厔一帶跬步皆山岐路中又有歧路匪
徒恃此地利遂爲逋逃淵藪數年來川楚教匪往
來奔竄到處踩躡情形實爲可憫其中雖有十餘
處要路勢不能逐處留兵防守祇有築堡挖壕一
法實爲制賊安民上策前松筠已遵

旨通飭各屬定立章程而地方官奉行不力南山一帶要
地現尙因循未辦臣等詳加商酌另定條欵先自
五郎商州兩處辦起妥爲曉諭務順民情並令各
按地勢及舊有村寨或壘石墻或築土堡或豎木

硃

城悉聽其便其洋鳳一帶就近由松筠飭令地方
官妥辦查有西安府知府朱勲熟悉地利民情卽
令該員總司其事此事若辦有成效賊匪無食可

地之

掠無地可息勢必餓困就斃且川陝境上城匪亦

聞風不敢闖入各堡互相保聚匪徒亦有稽查如

商南邪匪勾結之事皆不能竊發似可盡絕根株
且此時以撫卹之費酌給貧民小戶爲遷移修築

之資較之逐戶撫卹轉可節省於事亦歸核實再

明亮在南山一帶往來多次地理情形較熟臣等

現在探赴明亮軍營凡道路夷險賊匪出沒處所

硃

何必

先須向明亮詢問以便布置伊人本廳率知臣等業經叅奏恐其心緒忙亂未能將一切情形詳悉告知轉覺於事無益是以臣等暫緩宣露恭候命下再將永保所供逐一研訊謹

奏

嘉慶四年十月初四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據邢彥成等奏報入山勦賊日期招內稱張逆率領千餘人由草灘溝竄入留壩山南江口一帶其分股賊匪尙有一千七百餘人西竄五郎界內前次官兵俱在城後尾追可見明亮節次所奏全虛伊帶兵旣已落後

又敢安然坐轎任意謊報其罪尚可恕乎那彥成在西安已有旬日聞知賊匪往來奔竄急欲往勦但兵力未齊亦不可稍涉冒昧輕進此時明亮已經革職拏問所有明亮原帶之兵著交那彥成管領其帶兵將弁等亦著酌量分派盛京兵現已陸續抵陝吉林兵日內亦由京起程計日可到那彥成惟當鼓勵將弁乘官兵新到銳氣將張漢潮一股上緊殲除再將平利紫陽一帶賊匪悉數廓清至所稱築堡挖壕雖亦制賊安民之法但賊匪狂奔肆突卽峻嶺廣川亦捨命偷越豈區區壕塹所能限制乎此在地方官豫爲防備則可而領兵之人

總以勦爲首務不可分心及此

陳核兵糈

嘉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布
奏爲敬陳軍營冒糧積弊設法祛除核實辦理事竊教
匪滋事以來動用錢糧至八千餘萬兩事閱四年
迄未掃除若非地方官貪圖辦理軍需裕棄肥已
帶兵各員藉此希圖沾潤何至若此其難臣朝夕
籌酌欲求除弊先杜弊源欲杜弊源先清弊數伏
查向來官兵支領鹽菜口糧俱由辦理營伍處造
冊行知糧道照數支給不肖官吏無由冒領立法
本爲盡善無如此次追捕教匪逐日移營糧臺亦

無定所往往倉卒分兵因造冊不及辦糧文員不得官兵實數而又不能不卽時給發以致冒領諸弊叢生臣台布前在西路軍營見由京派往各官於肅州出口時俱計算程途給發糧單以便沿途應付是以拓定新疆後官兵來往從無冒濫等弊因再四熟商莫若仿照此法刊刻糧單卽派出鎮將等官及兵丁數目於調派時卽於單內註明准其持往糧臺各按應得分例支給現在餘匪肆竄分撥官兵追勦有閱一二日或一二百里卽與臣等會合者應令按照路程日期豫支裹帶將來仍

按日期扣算有無長支短領接續發給該鎮將等
亦各將支領數日出具印領交存糧臺收執查對
如此立定章程不特官兵無從冒銷節省糜費實
爲不少臣那彥成向未經歷此事前在西南省城

時據副都統札克塔爾留心訪詢而告始知向來
弊端多由於此因思設法妥辦於軍務大有裨益

謹

奏

謹案嘉慶四年十一月初五日廷寄內奉

上諭據那彥成言布奏請從前西路軍營章程給發官兵

糧單沿途應付以杜糧員冒濫等弊此事前旣行之有效自可仿照辦理總期兵皆足食糧不虛糜方爲妥善

嘉慶四年十一月初十日

奏臣那彥成奉

命督兵剿賊於應支鹽菜口糧分例外一切日用不無需費之處查臣那彥成每年應支尙書俸銀三百六十兩都統俸廉六百兩仰懇

聖恩賞借五年俸廉共銀四千八百兩就近支領再行按

年扣還如蒙

俞允臣得藉資用度感激

恩慈實無紀極謹

奏

謹案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廷寄內奉

上諭那彥成奏請借支尙書都統廉俸五年共四千八百兩那彥成現在督兵剿賊自不無需費之處所有應得尙書都統廉俸伊家中寡母妻子資以養贍竟無庸借支著加恩另行賞給那彥成銀六千兩爲賞兵等項之用可於陝省藩庫照數支領不必入軍需項下開銷

嘉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此次教匪滋事皆係內地亂民非若從前之新疆回

部及金川緬甸安南廓爾喀等處或係邊外大部落或
係外藩與國其領兵之人亦係彼處大頭目臨陣打仗
時卽互有殺傷尙屬行軍常事今此等教匪不過久躉
草竊之徒凡茲鄉勇皆係良民因與莠民打仗致有傷
亡已覺可憫卽綠營兵丁亦係良民充伍豈可任其傷
殺若我八旗及盛京吉林黑龍江兵最爲勁旅倘因失
利致爲奸民所戕尤爲不值何况帶兵官員爲國實力
致被戕害甚至如惠倫安祿皆屬五等之封亦因勦此
朕每思及此五內含悲
奸民歿於行陣更爲萬分不值且惠倫安祿二人伊父
奎林海蘭察均係宿將著有威名爲中外所指目今伊

硃

自乃祖乃父以求

可借之至

二人以輕進捐軀不但深堪慘惜言之卽爲墮淚並恐
教匪等因此啟其輕視之心甚至流傳外藩以名將之
子不能殲此匪徒而轉爲所害損傷威重尤有關係推

原其故總由滿洲及東三省官兵素性趨健勇於赴敵

而統兵大臣又調度不善往往零用派撥攏入綠營隊

中以致力分見單卽勁兵無所施其勇而轉致有輕身

硃

三年以來

陷陣之事實爲軍營通病著額勒登保及各路帶兵大
臣嗣後派兵勦賊總應將滿洲及東三省官兵自爲一

隊毋得零星派撥與綠營兵丁撥補並進使找精兵勁
旅蓄養銳氣於應行奮擊時令其併力直前及鋒而用

則弓馬馳驟皆其所長以之勦此烏合亂民自必所向披靡何難一鼓集事各路帶兵大臣皆當一體遵照善用所長以收搏擊之效再前此軍營凡遇打仗時雖據奏報每次俱有斬獲但其所殲斃者不過被賊逼脅難民濫報邀功其實正賊何嘗能大加殲戮卽云驗報首級而難民與正賊亦復何所區別與其玉石無分徒殘良善孰若於臨陣時廣爲曉諭使之棄械來投相率就撫既可散其黨與亦不至枉戮難民節經降旨至爲明切該大臣等總未見妥爲辦理以致賊匪仍前聚而不散何由尅期底定耶此時各股賊匪屢經官兵逼勦勢

已潰散正當乘其窮竄將著名緊要賊目以次殲除於
年內將大局辦定乃額勒登保自本月初十日奏到德
楞泰自初七日奏到那彥成自初五日奏到後均未據
續有奏報而松筠密辦明亮永保等之案亦閱旬日未
硃
奏朕之怒又爲不保之病
成尚情形允聽疾玩
必欵
經奏到朕竟以朕未經催促仍復彼此因循不思上緊
辦理耶

嘉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有人係陳陝省軍營運糧勦賊事宜四欵其中如扼
險設伏勦除竄入江北餘匪及嚴守興漢通川各要隘
以遏賊匪逸入之路二條所稱山川道里擇要堵截之

處於陝省地勢尙爲熟悉似可採用其運糧招撫二條
所言南山大寨此時久已無存恐各州縣無從修葺爲
存貯糧石之所至官兵追殺之後卽於打仗處所豎立
招撫旗幟以便從賊中逃出者就近投誠亦恐賊匪假
裝被裹難民混跡其中一時莫辦轉致墮其奸計於事
未必有益著將此四條發交那彥成等閱看或可備採
擇或事屬難行公同酌核具奏可也

嘉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會同陝西巡撫台公

布

奏前蒙

發下條奏運糧勦賊事宜四欵

命臣等公同酌核具奏

臣等詳加閱看內開修葺古寨存

貯運糧卽在附近村莊採買運貯一欵查察南山

內古寨久已無存

臣等周厯山中並未見有遺址

現築堡寨多在高山之巔據險保聚寨內居住老

弱並無隙地可貯軍糧况官軍追賊初無定向安

得有如許軍糧處處分運存貯至山中米麵甚少

居民盡食包穀軍營供支糧石亦不能在附近村
莊採買應毋庸議又豎旗招撫資遣難民回籍一

欵奉

旨以臨陣招撫恐賊匪假裝難民混跡其中一時莫辨轉致墮其奸計仰見

皇上洞燭情偽訓諭明切原奏所言斷不可行至逃出難民及隨時擒獲者訊明後給與路票回籍久經如此辦理亦毋庸再議又扼險設伏一欵據稱南山一帶處處皆平山複坡歧途四出惟五郎至華陽二百六十餘里兩山夾峙中有長溝一道左右無路賊至五郎江口必倍道以奪華陽卡隘請於華陽設一大營鄉勇潛伏夾溝山中迨追賊入山伏勇齊起使其奔突無門所言山形地勢迥未符合

查終南萬山綿亘惟興漢大路濱江兩岸界有平
崗其餘皆峻嶺高山路徑叢雜由五郎江口西南
有四五路可達華陽各路里數自三百一二十里
至三百七八十里不等途中所經地方如洵陽壩
五郎關兩河金水河毛坪三河口大河壩老荒溝
楊莊腰竹嶺四畝地焦溪秧田壩女兒壩九尺壩
姚窩子等處皆係四通八達之地每處又各有路
七八條是江口至華陽一帶道路不可勝計並非
左右全無路逕而且南注漢江大河如觀音河五
郎河金水酉水楊莊河皆在此一帶地方溪澗不

下百餘支分派別處處俱有山溝亦非兩山夾峙
之中祇有此溝一道此丘那彥成台布親身經歷
察看地方形勢所有扼險設伏之處無從辦理應
毋庸議又嚴守興漢通川要隘遏賊入陝之路一
欵據稱要隘地方西鄉三處平利三處各駐兵勇
二三千名南鄭寧羌紫陽安康各一處各駐兵丁
一二千名即可堵塞川賊斷無入陝之虞杏漢中
興安南岸地方山嶺層疊與川省相連大嶺皆謂
之界嶺通往路徑極多西鄉西南兩面皆與通江
太平接壤西面石鼓溪至甘雲溪要隘七處北面

白楊關至大黃塹要隘十一處均係賊匪熟徑指
內指出西鄉地方挂漏甚多且所稱長嶺在九元
關之北繩渡塹在滾龍坡之北距川境尚有一百
數十里尤非扼要總路平利有兩扇門洞賓口中
茅塹二郎坪等處安康有茨蓬溝滄水河等處紫
陽有土地嶺三州塹陡嘴子等處南鄭有哨風樓
花石梁官倉坪等處寧羌有石塹寨上馬磴等處
俱係通川要隘在原摺內指出地方之外其餘兩
省犬牙相錯之地賊匪時時出沒經松筠及德楞
泰節次奏過地名並據王文雄柯藩慶溥文需溫

承惠呈報賊竄處所不能悉數勢難各隘悉設重兵杜其入陝之路惟當飭令該堤鎮道員等認真截擊與川省官兵合効若能截住事竣後卽係伊等之功倘有蔓延亦惟伊等是問如此各有責成亦不必逐處留防徒分兵力所奏應毋庸議再從九品揭琮所奏清查教匪逆產暨逃亡無著之業事竣後分撥入伍鄉勇屯種奉

旨飭交查辦並令撥給難民以資生計查陝省賊匪俱係由川楚竄入多非本地著籍之人恐無應查之產至南山內居民多係搭蓋板房開山墾種包穀貲

產極爲貧薄賊至間有逃亡賊過仍多復業亦少無著之產容俟辦理善後事宜時再會同額勒登保松筠等詳查酌辦謹

奏

謹案嘉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廷寄內奉上諭那彥成台布奏議駁揭琮各條一摺此等事惟在那彥成等隨時酌辦並非必欲如條奏施行也

嘉慶五年正月初九日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從來用兵之道不外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以天時而論則惟冬春兩令最爲得力之時一交夏令則氣候蒸

熱秋令雨水較多雖精兵勁旅亦不能展其長技乃各路統兵大員並未籌及輾轉遷延以致生悞時日不知天時其弊一也以地利而論則扼險堵禦最爲要著川陝等省雖深林密箐之處較多然必有要隘處所可操一夫當關之勢而帶兵大員等並不能相度地利擇要守險惟事跟蹤尾追東奔西逐轉將險要之地被賊佔據任賊來往以致攻守兩難徒疲兵力不知地利其弊二也以人和而論尤在將士同心無分畛域乃能收衆志成城之效前此明亮永保等遇公事則彼此觀望於私忿則互相傾軋似此猜疑交搆人各一心將士豈能

用命卽現在之統兵大員如額勒登保那彥成松巧等
亦皆各顧各路彼此不相知會以致此處尙匪未能勦
盡而他處之賊又復乘間蔓延彼此各存私見甚至兩
不相下互相推諉不能和衷其弊三也舍此三事惟有
勦撫堵三策今所謂勦者惟知冒險深入在後尾追所
謂堵者亦並不能扼要嚴防仍任賊匪乘虛奔突而所
謂撫者屢經降旨明切諭示立有章程而投出者仍屬
寥寥是其辦理總屬有名無實試思此等賊匪不過久
躋蟻聚之徒一時被其煽惑相從爲盜亦何嘗有恩信
相結豈有數萬之衆皆其死黨牢不可破之理總由伊

等曉諭之法未得其要又因係教匪卽不加區別概行
誅戮則匪黨自揣投出未必卽能得生豈有自趨死路
何怪聚而不散耶須知官兵剿賊原爲懲辦叛逆並非
搜捕邪教如該匪等祇係愚民無知惑於修善求福之
說私相誦述經卷並不敢妄有謀爲原可置之不論若
有心叛逆自作不靖卽本非教匪亦王法所必誅其賊
匪中如果有能去逆效順歸命投誠者卽實係從教之
人亦皆當許其自新一體收恤斷不以其曾經入教又
復罪其旣往各路統兵大員自應將朕節降諭旨剴切
宣示俾賊匪夥黨咸思悔罪投出自必紛紛解散現在

額勒登保德楞泰兩路因向川東巴州開縣一帶追勦後路空虛致賊匪竄入陝境松筠王文雄等又不能嚴密堵禦而那彥成勦捕張逆餘匪惟知深入老林祇顧東路以致賊匪擾及畧陽河寧西鄉地界是目前兩省大員內川省惟魁倫廣興陝省惟慶溥溫承惠尙無疎虞之咎餘皆不得辭其責本應各治以應得之罪卽將伊等悉行更換國家亦不患無人今不卽辦理已屬朕格外從寬伊等務須知愧知懼同心協力無論經畧欽差與將軍督撫皆係同辦國事惟當屏除私見悉心籌辦以期於春令內克日蕡功力圖自贖倘仍前觀望遷

延顧此失彼勒保明亮永保卽前車之鑒毋謂教誡之不早也

那文毅公總統陝西軍務奏議卷一